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卷一百四十一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二十八

台哈布哈

台哈布哈鴻吉哩氏世為外戚最貴顯台哈布哈沉厚  
有大度以世胄入官累遷雲南行省右丞通政使上都  
留守遼陽行省平章政事至正八年太平為丞相力薦

台哈布哈可大用召為中書平章政事明年太平既罷  
托克托復相台哈布哈因黨托克托謀害太平衆由是  
不平之十二年盜起河南知樞密院事婁章出師久無  
功詔拜台哈布哈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加太尉將兵往  
代末期月平南陽汝寧唐隨又下安陸德安等路招降  
服叛勅合事宜軍聲大振十四年托克托以太師右丞  
相總兵征高郵尋詔奪兵柄而陞台哈布哈本省左丞  
相與太尉伊徹察喇樞密知院舒蘇代總其兵山東河

北諸軍悉令台哈布哈節制台哈布哈乃以軍士乏糧故頗驕傲不遵朝廷命令軍士往往剽掠為民患十五年監察御史伊埒呼圖克等劾其慢功虐民之罪於是天子下詔盡奪其職俾率領和寶袞從平章政事達實巴圖爾征進項之復拜湖廣行省左丞相節制湖廣荆襄諸軍招捕沔陽湖廣等處水陸賊徒會朝廷復拜太平為中書左丞相台哈布哈聞之意不平歎曰我不負朝廷朝廷負我矣太平漢人今乃復居中用事安受逸

樂我反在外勤苦邪及擊賊賊且退諸將皆欲乘勝渡江而台哈布哈反勒兵而退以養銳為名其後賊犯汴梁守臣請援兵至十往反台哈布哈始率兵渡汴梁而猶按甲不進時睢毫太康俱已陷邊警日急或諫曰賊旦夕且至丞相兵不進何也台哈布哈顧左右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犯境邪若等毋多言我自有神算也既而縱軍出掠百里之內蕩然無遺繼又渡師河北聲取曹濮遂駐於彰德衛輝俄而曹濮之賊奔竄晉冀大

同亦相繼不守遂蔓延不可制朝廷以為憂兩遣重臣諭以密旨授之成算台哈布哈恬不為意是時其子壽通以同知樞密院事將兵分討山東久無功嘗以事入奏語言有驕慢意帝由是惡之十八年山東賊愈充斥且逼近京畿於是拜台哈布哈中書右丞相總其兵討山東既渡河即上疏以為賊勢張甚軍行宜以糧餉為先昔漢韓信行軍蕭何餽糧方今措畫無如丞相太平者如令太平至軍中供給事乃可濟不然兵不能進矣

其意實銜太平欲其至軍中即害之也時叅知政事巴延特穆爾張晉等分省山東二人嘗劾壽通不進兵台哈布哈至則以其餽運不前斷遣之又以知樞密院事諤勒哲特穆爾為右丞日嘗劾其非亦加以失誤專制之罪擅改其官徵至軍欲害之事聞廷議喧然太平與台哈布哈久有隙會其疏來上以其欲害已也遂諷監察御史茂嚕爾哈等劾其緩師拒命之罪而於帝前力譖之於是下詔削其官爵奪其兵柄安置蓋州以知樞

密院事烏蘭哈達總其兵台哈布哈聞有詔夜馳詣劉  
哈喇布哈求救解劉哈喇布哈者台哈布哈故部將也  
以破賊累有功拜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時駐兵保定見  
台哈布哈來張樂大宴舉酒慷慨言曰丞相國家柱石  
有大勲勞如此天子終不害丞相是必讒言間之耳我  
當自往見上言之丞相毋憂也哈喇布哈即走至京首  
見太平太平問其來何故哈喇布哈具以故告之太平  
曰台哈布哈大逆不道今詔已下爾乃敢輒妄言邪不



審處禍將及爾矣哈喇布哈聞太平言懼噤不能發太平度台哈布哈必在哈喇布哈所即語之曰爾能致台哈布哈來吾以爾見上爾功不細矣哈喇布哈許之大平乃引入見帝賜賚良渥初劉哈喇布哈為部將於台哈布哈也與倪晦者同在幕下台哈布哈每委任晦而哈喇布哈計多阻不行哈喇布哈心嘗以為怨及是知事已不可解還縛台哈布哈父子送京師未至皆殺之於路

察罕特穆爾

察罕特穆爾字廷瑞系出北庭曾祖庫庫台元初隨大軍收河南至祖奈曼台父阿魯威皆家河南為潁州沈丘人察罕特穆爾幼篤學嘗應進士舉有時名身長七尺修眉覆目左頰有三毫或怒則毫皆直指居常慨然有當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盜發汝潁焚城邑殺長吏所過殘破不數月江淮諸郡皆陷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十二年察罕特穆爾乃奮起義兵沈丘之子弟從者

數百人與信陽之羅山人李思齊合兵同設奇計襲破  
羅山事聞朝廷授察罕特穆爾中順大夫汝寧府達魯  
噶齊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  
沈丘數與賊戰輒克捷十五年賊勢滋蔓由汴以南陷  
鄧許嵩洛察罕特穆爾兵日益盛轉戰而北遂戍虎牢  
以遏賊鋒賊乃北渡孟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  
特穆爾進戰大敗之餘黨柵河洲殲之無遺類河北遂  
定朝廷奇其功除中書刑部侍郎階中議大夫苗軍以

滎陽叛察罕特穆爾夜襲之虜其衆幾盡乃結營屯中  
牟已而淮右賊衆三十萬掠汴以西來擣中牟營察罕  
特穆爾結陳待之以死生利害諭士卒卒賈勇決死  
戰無不一當百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鼓譟從中起奮  
擊賊中堅賊勢遂披靡不能支棄旗鼓遁走追殺十餘  
里斬首無算軍聲益大振十六年陞中書兵部尚書階  
嘉議大夫繼而賊西陷陝州斷殺函勢欲趨秦晉知樞  
密院事達實巴圖爾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特穆爾與

李思齊往攻之察罕特穆爾即鼓行而西夜拔殺陵立柵交口陝為城阻山帶河險且固而賊轉南山粟給食以堅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特穆爾乃焚馬矢營中如炊烟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守既備賊始覺不敢動即渡河陷平陸掠安邑蹂晉南鄙察罕特穆爾追襲之蹙之以鐵騎賊回扼下陽津赴水死者甚衆相持數月賊勢窮皆遁潰以功加中奉大夫僉河北行樞密院事十七年賊尋出襄樊陷商州攻武關官軍敗走遂

直趨長安至灊上分道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陝西省  
臺來告急察罕特穆爾即領大衆入潼關長驅而前與  
賊遇戰輒勝殺獲以億萬計賊餘黨皆散潰走南山入  
興元朝廷嘉其復關陝有大功授資善大夫陝西行省  
左丞未幾賊出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  
特穆爾即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諜者誘賊圍鳳翔  
賊果來圍之厚凡數十重察罕特穆爾自將鐵騎晝夜  
馳二百里往赴比去城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

中軍亦開門鼓噪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潰  
自相踐蹂斬首數萬級伏屍百餘里餘黨皆遁還關中  
悉定十八年山東賊分道犯京畿朝廷徵四方兵入衛  
詔察罕特穆爾以兵屯涿州察罕特穆爾即留兵戍清  
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銳卒往赴  
召而曹濮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鴈  
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南且還察罕特穆爾先遣  
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賊果走南山

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其得南還者無幾  
乃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塞  
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數血戰擊却之河  
東悉定進陝西行省右丞兼陝西行臺侍御史同知河  
南行樞密院事於是天子乃詔察罕特穆爾守禦關陝  
晉冀撫鎮漢沔荆襄便宜行間外事察罕特穆爾益務  
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為己責是年安豐賊劉福通等  
陷汴梁造宮闕易正朔號名羣盜巴蜀荆楚江淮齊魯



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聯結察罕特穆爾乃北塞太行南守鞏洛而自將中軍軍沔池會叛將周全棄覃懷入汴城合兵攻洛陽察罕特穆爾下令嚴守備別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援賊至城下見堅壁不可犯退引去因追至虎牢塞成臯諸險而還拜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樞密院事便宜行事十九年察罕特穆爾圖復汴梁五月以大軍次虎牢先發遊騎南道出汴南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

于河水陸並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關  
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  
察罕特穆爾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屢  
出戰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  
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噪起邀擊敗之  
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之弱卒佯走薄城  
西因突鐵騎縱擊悉擒其衆賊自是益不敢出八月謀  
知城中計窮食且盡與諸將閔思孝李克彝浩爾齊賽

音齊達呼托音布哈呂文諤勒哲賀宗哲安圖張守禮  
巴延孫翥姚守德魏賽音布哈楊履信恭古等議各分  
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  
奉其僞主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獲僞后及賊妻子數  
萬僞官五千符璽印章寶貨無算全居民二十萬軍不  
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獻捷京師歡聲動中  
外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行樞密院事  
陝西行臺御史中丞仍便宜行事詔告天下先是中原

亂江南海漕不復通京師屢苦饑至是河南既定檄書  
達江浙海漕乃復至察罕特穆爾既定河南乃以兵分  
鎮陝關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  
數千里乃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  
舉以復山東先是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特穆爾所平  
定而達實巴圖爾之子曰博囉特穆爾以兵駐大同因  
欲并據晉冀遂至兵爭天子屢下詔和解之終不聽事  
見本紀及達實巴圖爾傳中二十一年謀知山東羣賊

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降于賊六月察罕特穆爾乃與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復寇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遣其子庫庫特穆爾及諸將等以精卒五萬擣東平與東平賊兵遇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其城下察罕特穆爾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順逆之理

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大軍猶未渡羣賊  
皆聚于濟南而出兵齊河禹城以相抗察罕特穆爾分  
遣奇兵取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  
丘中循瀕海郡邑乃自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于分齊  
大敗之進逼濟南城而齊河禹城俱來降南道諸將亦  
報捷再敗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聞風皆送  
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  
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如故察罕特穆爾遂

移兵圍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  
悉力拒守復掘重塹築長圍遏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  
守要害收輯流亡郡縣戶口再歸職方號令煥然矣二  
十二年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  
士誠陰結賊復圖叛田豐之降也察罕特穆爾推誠待  
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察罕特穆爾  
行觀營壘衆以為不可往察罕特穆爾曰吾推心待人  
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輕騎

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為王士誠所刺計  
聞帝震悼朝廷公卿及京師四方之人不問男女老幼  
無不慟哭者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  
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  
將即馳詔戒察罕特穆爾勿輕舉未至而已及於難詔  
贈推誠定遠宣忠亮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河  
南行省左丞相追封忠襄王諡獻武及葬賜賻有加改  
贈宣忠興運弘仁效節功臣追封潁川王改諡忠襄食



邑沈丘縣所在立祠歲時致祭封其父阿魯威汝陽王  
後又進封梁王於是復起庫庫特穆爾拜銀青榮祿大  
夫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皇太子詹事仍便  
宜行事襲總其父兵庫庫特穆爾既領兵柄銜哀以討  
賊攻城益急而城守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拔  
其城執其渠魁陳猱頭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  
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即遣關保以兵取莒  
州於是山東悉平庫庫特穆爾本察罕特穆爾之甥自

幼養以為子當是時東至淄沂西踰關陝皆宴然無事  
庫庫特穆爾乃駐兵于汴洛朝廷方倚之以為安博囉  
特穆爾自察罕特穆爾既沒復數以兵爭晉冀帝雖屢  
解諭之而讐隙日深二十三年御史大夫魯達實與知  
樞密院事圖沁特穆爾得罪于皇太子皇太子欲誅之  
皆奔于大同為博囉特穆爾所匿魯達實者帝母舅以  
故帝數為皇太子寢其事而皇太子不從帝無如之何  
則傳旨密令博囉特穆爾隱其迹而丞相吹斯戡宦者

保布哈皆附皇太子必窮竟其事皇太子又方倚重於庫庫特穆爾時庫庫特穆爾駐太原與博囉特穆爾構兵勢相持不可解二十四年吹斯戡保布哈因誣博囉特穆爾魯達實謀為不軌而皇太子亦怒不已三月天子以故下詔數博囉特穆爾罪削其官職而奪其兵博囉特穆爾不受詔遂遣兵逼京師必欲得吹斯戡保布哈乃已天子不得已縛兩人與之語在吹斯戡博囉特穆爾傳七月博囉特穆爾又與魯達實合圖沁特穆爾

兵同犯闕時庫庫特穆爾遣部將白索珠以萬騎衛京師駐于龍虎臺與戰不利遂奉皇太子奔于太原博囉特穆爾既入朝據相位白索珠又將二萬騎屯漁陽為朝廷聲援二十五年庫庫特穆爾以兵擣大同取之皇太子乃趣庫庫特穆爾大舉以討逆發丞相伊蘇兵屯東鄙魏遼齊吳豫幽諸王兵駐西邊而自率庫庫特穆爾兵取中道抵京師亡何博囉特穆爾既伏誅帝詔白索珠兵守京師遂詔皇太子還京而庫庫特穆爾亦扈

從入朝九月詔拜巴咱爾右丞相庫庫特穆爾左丞相  
巴咱爾累朝舊臣而庫庫特穆爾以後生晚出乃與並  
相居兩月即請南還視師是時中原雖無事而江淮川  
蜀皆非我所有皇太子累請出督師而帝難之乃詔拜  
庫庫特穆爾河南王俾總天下兵而代之行庫庫特爾  
爾於是分省以自隨官屬之盛幾與朝廷等而用孫賁  
趙恒等為謀主二十六年二月自京師還河南欲廬墓  
以終喪左右咸以為受命出師不可中止乃復北渡居

懷慶又移居彰德初李思齊與察罕特穆爾同起義師  
齒位相等及是庫庫特穆爾總其兵思齊心不能平而  
張良弼首拒命孔興圖魯卜等亦皆以功自恃各懷異  
見請別為一軍莫肯統屬釁隙既開遂成讐敵庫庫特  
穆爾乃遣關保浩爾齊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而思齊  
亦與良弼合兵連不能罷庫庫特穆爾始受命南征而  
顧乃退居彰德又惟務用兵陝西天子之命置而不問  
朝廷因疑其有異志皇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

靈武故事因而自立庫庫特穆爾與布埒齊等不從及還京師皇后奇氏傳旨令庫庫特穆爾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之位庫庫特穆爾知其意叱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由是皇太子心銜之及是屢趣出師江淮庫庫特穆爾第遣弟托音特穆爾及部將諤勒哲摩該以兵往山東而西兵互相勝負終不解帝又下詔和解之顧乃戕殺詔使添霞努等而跋扈之迹成矣二十七年八月帝乃下詔命皇太子親出總天下兵馬而

分命庫庫特穆爾以其兵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以其兵自鳳翔以西進取西川圖魯以其兵與張良弼孔興圖魯卜等取襄樊王信以其兵固守山東信地然詔書雖下皇太子亦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庫庫特穆爾終扞拒不肯受於是摩該關保等皆叛庫庫特穆爾關保自察罕特穆爾起兵以來即為將勇冠諸軍功最高而摩該善論兵尤為察罕特穆爾所信任及是人見庫庫特穆爾有不臣之心故皆叛之列其罪狀聞



于朝舉兵共攻之皇太子用薩蘭托里特里實克巴延  
特穆爾李國鳳等計立撫軍院總制天下軍馬專備庫  
庫特穆爾以摩該等能倡大義賜號忠義功臣十月詔  
落庫庫特穆爾太傅中書左丞相依前河南王以汝州  
為食邑與弟托音特穆爾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為  
梁王食邑從行官屬悉令還朝凡庫庫特穆爾所總諸  
軍在帳前者白索珠浩爾齊領之在河南者李克彛領  
之在山東者伊蘇領之在山西者薩蘭托里領之在河

北者摩該領之庫庫特穆爾既受詔即退軍屯澤州詔  
又命圖魯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圖魯卜率兵東向以  
正天討二十八年朝廷命左丞孫景益分省太原關保  
以兵為之守庫庫特穆爾即遣兵據太原而盡殺朝廷  
所置官皇太子乃命魏賽音布哈及關保皆以兵與思  
齊良弼諸軍夾攻澤州而天子又下詔削奪庫庫特穆  
爾爵邑令諸軍共誅之其將士官吏効順者與免本罪  
惟孫翥趙恒罪在所不赦二月庫庫特穆爾退守于平

陽而關保遂據澤潞二州以與摩該合時李思齊張良弼孔興圖魯卜與庫庫特穆爾相持既久大明兵時已及河南思齊良弼皆遣使詣庫庫特穆爾告以出師非本心乃解兵大掠西歸七月摩該關保進攻平陽當是時庫庫特穆爾氣稍阻而關保摩該勢甚振數請戰庫庫特穆爾不應或師出即復退一日諜知摩該分軍掠祁縣即夜出師薄其營掩擊之大敗其衆摩該關保皆就擒朝廷聞之遽罷撫軍院而特哩實克巴延特穆爾

李國鳳等以誤國受黜既而庫庫特穆爾上疏自陳其情惻帝尋亦悔悟下詔滌其前非於是大明兵已定山東及河洛中原俱不守閏七月帝乃下詔復命庫庫特穆爾仍前河南王太傅中書左丞相孫翥趙恒並復舊職以兵從河北南討伊蘇以兵趣山東圖嚕兵出潼關李思齊兵出七盤金商以圖復汴洛未幾伊蘇兵遂潰圖嚕思齊兵亦未嘗出而庫庫特穆爾又自平陽退守太原不復敢南向事已不可為矣已而大明兵迫京城

帝北奔國遂以亡及大明兵至太原庫庫特穆爾即棄  
城遁領其餘衆西奔于甘肅

元史卷一百四十一

元史卷一百四十一考證

台哈布哈傳復拜湖廣行省左丞相 按續綱目台哈

布哈奪職後尋為河南行省平章與此異

察罕特穆爾傳系出北庭 按王世貞史料云察罕特

穆爾元別部裔陳邦瞻續記事本末云姓李氏誤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卷一百四十二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二十九

達實巴圖爾

達實巴圖爾曾祖耨埒祖伊蘇岱爾有傳達實巴圖爾  
囊嘉特子也以世襲萬戶鎮守羅羅宣慰司土人作亂  
達實巴圖爾捕獲有功四川省舉充船橋萬戶出征雲



南陞大理宣慰司都元帥至正十一年特除四川行省  
叅知政事撥本部特默齊軍三千從平章耀珠討賊於  
荆襄九月次安平站時耀珠兵既平江陵達實巴圖爾  
請自攻襄陽十二年進次荆門時賊十萬官軍止三千  
餘遂用宋廷傑計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義  
丁二萬編排部伍申其約束行至蠻河賊守要害兵不  
得渡即令屈萬戶率奇兵由間道出其後首尾夾攻賊  
大敗追至襄陽城南大戰生擒其偽將三十人腰斬之

賊自是閉門不復出達實巴圖爾乃相視形勢內列八翼包絡襄城外置八營軍峴山楚山以截其援自以中軍四千據虎頭山以瞰城中署從征人李復為南漳縣尹黎可舉為宜城縣尹拊循其民以賦軍饋城中之民受圍日久夜半二人縋城叩營門具告虛實願為內應達實巴圖爾與之定約以五月朔日四更攻城授之密號而去至期民垂繩以引官軍先登者近十人時賊船百餘艘在城北陰募善水者鑿其底天將明城破賊巷

戰不勝走就船船壞皆溺水死偽將王權領千騎西走  
遇伏兵被擒襄陽遂平加達實巴圖爾資善大夫賜上  
尊及黃金束帶以其弟實勒們為襄陽達魯噶齊子博  
羅特穆爾為雲南行省理問比賊再犯荊門安陸沔陽  
達實巴圖爾輟引兵敗之尋詔益兵五千以烏撒烏蒙  
元帥青圖布哈聽其調發十三年定青山荊門諸寨九  
月率兵略均房平穀城攻開武當山寨數十獲偽將杜  
將軍十二月趨攻峽州破偽將趙明遠木驢寨陞四川

行省右丞賜金繫腰十四年正月復峽州三月陞四川  
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樞密院事總荆襄諸軍五月命伊  
蘇烏爾圖華代達實巴圖爾守中興荆門口令達實巴  
圖爾以兵赴汝寧十月詔與台哈布哈會軍討安豐是  
月復苗軍所據鄭均許三州十二月復河陰鞏縣十五  
年命達實巴圖爾就管領台哈布哈一應諸王藩將兵  
馬許便宜行事六月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進次許州  
長葛與劉福通野戰為其所敗將士奔潰九月至中牟

收散卒團結屯種賊復來劫營掠其輜重遂與博囉特  
穆爾相失劉哈喇布哈進兵來援大破賊兵獲博囉特  
穆爾歸之復駐汴梁東南青堠十二月調兵進討大破  
賊于太康遂圍亳州偽宋主小明王遁十六年加金紫  
光祿大夫三月朝廷差托歡知院來督兵達實巴圖爾  
父子親與劉福通對敵自己至西大戰數合達實巴圖  
爾墜馬博囉特穆爾扶令上馬先還自持弓矢連發以  
斃追者夜三更步回營中十月移駐陳留十一月攻取夾

河劉福通寨十二月庚申次高柴店偪太康三十里是夜二鼓賊五百餘騎來劫以有備亟遁火而追之比曉督陣力戰自寅至巳四門皆陷壯士緣城入其郭斬首數萬擒偽將軍張敏孫韓等九人殺偽丞相王羅二人辛酉太康悉平遣博囉特穆爾告捷京師帝賜勞內殿王其先臣二世拜河南行省左丞相仍兼知樞密院事守禦津梁實勦們雲南行省左丞博囉特穆爾四川行省左丞將校僚屬賞爵有差十七年三月詔朝京師加

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四川行省左丞相九月取溝城東  
明長垣三縣十月詔遣知院達爾瑪實哩來援分兵雷  
澤濮州而達爾瑪實哩為劉福通所殺達勒達諸軍潰  
達實巴圖爾力不能支退駐石村朝廷頗疑其玩寇失  
機使者促戰相踵賊覘知之詐為達實巴圖爾通和書  
遺諸道路使者果得之以進達實巴圖爾覺知一夕憂  
憤死十二月庚子也子博囉特穆爾別有傳

慶通

慶通字明德客喇氏祖莽賚特穆爾父烏魯斯皆封益國公慶通早以勲臣子孫受知仁廟給事內廷遂長宿衛授大宗正府掌判三遷為上都留守又累遷為江西河南二行省平章政事入為太府卿復為上都留守出為遼陽行省平章政事以寬厚為政遼人德之至正十年遷平章行省江浙適時承平頗沉湎于宴樂凡遺逸之士舉校官者輒擯斥不用由是不為物論所與明年盜起汝潁已而蔓延于江浙江東之饒信徽宣鈐山廣



德浙西之常湖建德所在不守慶通分遣僚佐往督師  
旅曾不踰時以次克復既乃令長吏按視民數凡誑誤  
者悉置不問招徠流離俾安故業發官粟以賑之省治  
燬于兵則拓其故址俾之一新募貧民為工役而償之  
以錢杭民賴以存活尤衆十四年托克托以太師右丞  
相統大兵南征一切軍資衣甲器仗穀粟薪葉之屬咸  
取具於江浙慶通規措有方陸運川輸千里相屬朝廷  
賴之明年盜起常之無錫衆議以重兵殲之慶通曰赤

子無知迫於有司故弄兵耳苟諭以禍福彼無不降之  
理盜聞之果投戈解甲請為良民十六年平江湖州陷  
義兵元帥芳嘉努以所部軍屯杭城之北關鉤結同黨  
相煽為惡劫掠財貨白晝殺人民以為患慶通言于丞  
相達實特穆爾曰我師無律何以克敵必斬芳嘉努乃  
可出師丞相乃與慶通入其軍數其罪斬首以徇民大  
悅繼而苗軍帥楊謬勒哲以軍守杭城丞相達實特穆  
爾承制授謬勒哲江浙行省右丞而謬勒哲益以功自

驕求娶慶通女慶通初不許時苗軍勢甚張達實特穆爾方倚以為重強為主婚慶通不得已以女與之明年出鎮海寧州距杭百里地瀕海磽瘠民甚貧居二年盜息而民阜至是慶通在江浙已七年涉歷險艱勞績甚優著召拜翰林學士承旨改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未行仍任江浙十八年遷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未行拜江南行臺御史大夫賜以御衣上尊時南行臺治紹興所轄諸道皆阻絕不通紹興之東明台諸郡則制於方國珍

其西杭蘇諸郡則據於張士誠憲臺綱紀不復可振徒存空名而已二十年召還朝慶通乃由海道趨京師拜中書平章政事有譖其子噶勒桑私通官人者帝怒殺之慶通因鞅鞅不得志移疾家居久之日飲酒以自遣二十五年詔拜陝西行省左丞相時李思齊擁兵關中慶通至則御之以禮待之以和居三年關陝用寧召還京師二十八年七月大明兵逼京城帝與皇太子及六宮至於宰臣近戚皆北奔而命淮王特穆爾布哈監國

慶通為中書左丞相以輔之八月二日京城破淮王與慶通出齊化門皆被殺

伊蘇

伊蘇蒙古人倜儻有能名由宿衛歷尚乘寺提點遷宣政院參議至正十四年河南賊芝麻李據徐州伊蘇從太師托克托南征徐州城堅不可猝拔托克托用伊蘇計以巨石為礮晝夜攻之賊困不能支伊蘇又攻破其南關外城賊遂遁走以功除同知中政院事繼又領軍

從父太尉伊徹察喇征淮西會賊圍安豐即往援之渡淮無舟因策馬探水深淺浮而過賊大駭撤圍去進攻濠州有詔班師乃還陞將作院使復從太尉征淮東取盱眙遷淮南行樞密院副使陞同知樞密院事討賊海州大敗之賊走航海襲山東盡有其地伊蘇討賊必乘勝北侵急引兵北還表裏擊之復滕兗二州及費鄒曲阜寧陽泗水五縣賊勢遂削未幾復泰安州及平陰肥城萊蕪新泰四縣又平安水等五十三寨陞知樞密院

事討莆臺賊杜黑兒擒送京師磔之東昌賊將北寇道  
出陵州伊蘇邀擊於景州斬獲殆盡復阜城縣有詔命  
伊蘇以軍屯單家橋斷賊北路賊轉攻長蘆伊蘇往與  
戰流矢貫左手不顧轉鬪無前殺賊五百餘人奪馬三  
千匹於是分兵下山寨民爭來歸拜中書平章政事改  
行省淮南雄州蔚州賊繼起伊蘇悉平之知樞密院事  
劉哈喇布哈所部卒掠懷來雲州欲為亂伊蘇以輕騎  
擊滅其首禍者降其衆隸麾下賊陷大寧詔伊蘇往討

之賊兵次侯家店伊蘇遇賊即前與戰自昏抵曙散而復合伊蘇遣別騎繞出賊後賊腹背受敵大敗遂拔大寧擒首賊湯通周成等三十五人磔于都市召入覲賞賚優渥進階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既而賊雷特穆爾布哈程思忠等陷永平詔伊蘇出師遂復灤州及遷安縣時遼東郡縣惟永平不被兵儲粟十萬芻藁山積居民殷富賊乘間竊入增土築城因河為塹堅守不可下伊蘇乃外築大營絕其樵采數與賊戰獲其偽帥



二百餘人平山寨數十又復昌黎撫寧二縣擒雷特穆爾布哈送京師賊急乃乞降于叅政徹爾特穆爾為請命于朝詔許之命伊蘇退師伊蘇度賊必以計怠我師乃嚴備以偵之程思忠果棄城遁去亟追至瑞州殺獲萬計賊遂東走金復州詔還京師拜遼陽行省左丞相知行樞密院事撫安遼東兵農委以便宜開省于永平總兵如故金復海蓋乾王等賊並起西侵興中州陰由海道趨永平聞伊蘇開省乃止伊蘇亟分兵防其衝突

賊乃轉攻大寧為守將王聚所敗斬其渠魁衆潰皆西走伊蘇慮賊窺上都即調右丞和琳台提兵護上都簡精銳自躡賊後賊果寇上都和琳台擊破之賊衆又大潰永平大寧於是始平乃分命官屬勞來安輯其民使什伍相保以事耕種民為立石頌其勲德二十四年博囉特穆爾與右丞相吹斯戡宦者保布哈有怨遣兵犯闕執二人以去而伊蘇遂拜中書左丞相七月博囉特穆爾留兵守大同自率兵復向闕京師大震百官從帝

城守皇太子統兵迎於清河命伊蘇軍於昌平而博囉特穆爾前鋒已度居庸關至昌平伊蘇一軍皆無鬪心不戰而潰皇太子馳入城尋出奔于太原博囉特穆爾遂入京城為中書右丞相語具博囉特穆爾傳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太原與庫庫特穆爾謀清內難承制調甘肅嶺北遼陽陝西諸省諸王兵入討博囉特穆爾博囉特穆爾乃遣御史大夫圖沁特穆爾率兵攻上都附皇太子者且以禦嶺北之兵又調伊蘇率兵南禦庫庫特

穆爾部將珠辰摩該等伊蘇軍次良鄉不進謀之於衆  
皆以為博囉特穆爾所行狂悖圖危宗社中外同憤遂  
勒兵歸永平西連太原庫庫特穆爾東連遼陽額森布  
哈國王軍聲大振博囉特穆爾患之遣其將同知樞密  
院事姚已延布哈以兵往討軍過通州白河水溢不能  
進駐虹橋築壘以待姚已延布哈素輕伊蘇無謀不設  
備伊蘇覘知之襲破其軍擒姚已延布哈博囉特穆爾  
大恐自將討伊蘇至通州大雨三日乃還博囉特穆爾

先以部將保安不附已殺之至是又失姚巴延布哈二人皆駙將也如失左右手鬱鬱不樂事敗遂伏誅二十七年詔以伊蘇為中書右丞相分省山東二十八年大明兵取山東閏七月伊蘇與部將哈喇章田勝周達等禦於莫州衆敗潰乃盡掠莫州殘民北遁

徹爾特穆爾

徹爾特穆爾阿魯威氏祖父累立戰功為西域大族徹爾特穆爾幼沉毅有大志早備宿衛擢中書直省舍人

遂拜監察御史時右丞相特們德爾用事生殺予奪皆  
出其意道路側目徹爾特穆爾抗言歷詆其姦特們德  
爾欲中傷之會山東水鹽課大損除山東轉運司副使  
甫浹月補其虧數皆足轉刑部尚書京師豪右憚之不  
敢犯法而以非罪麗法者多所全脫天歷二年拜中書  
右丞尋陞中書平章政事出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黃  
河清有司以為瑞請聞于朝徹爾特穆爾曰吾知為臣  
忠為子孝天下治百姓安為瑞餘何益于治歲大饑徹

爾特穆爾議賑之其屬以為必自縣上之府府上之省  
然後以聞徹爾特穆爾慨然曰民饑死者已衆乃欲拘  
以常格耶往復累月民存無幾矣此蓋有司畏罪將歸  
怨于朝廷吾不為也大發倉廩賑之乃請專擅之罪文  
宗聞而悅之賜龍衣上尊至順元年雲南布呼叛以知  
行樞密院事總兵討之治軍有紀律所過秋毫無犯賊  
平賞賚甚厚悉分賜將士師旋囊裝惟巾櫛而已除留  
守上都先是上都官買商旅之貨其直不即酬給以故

商旅不得歸至有饑寒死者徹爾特穆爾為之請有旨  
出鈔四百萬貫償之遷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以嚴厲為  
政部內肅然尋召拜御史中丞朝廷憚之風紀大振至  
元元年拜中書平章政事首議罷科舉又欲損太廟四  
祭為一祭監察御史呂思誠等列其罪狀劾之帝不允  
詔徹爾特穆爾仍出署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寶  
叅政許有壬入爭之太師已延怒曰汝風臺臣言徹爾  
特穆爾邪有壬曰太師以徹爾特穆爾宣力之故擢寘



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重于太師耶已延意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人才觖望已延曰舉子多以贓敗又有假蒙古色目名者有壬曰科舉未行之先臺中贓罰無算豈盡出於舉子舉子不可謂無過較之於彼則少矣已延因曰舉子中可任用者唯叅政耳有壬曰若張夢臣馬伯庸丁文苑輩皆可任大事又如歐陽原功之文章豈易及耶已延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美食者皆能自向學豈有不至大

官者邪有壬曰所謂士者初不以衣食為事其事在治國乎天下耳已延又曰今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古人有言立賢無方科舉取士豈不愈於通事知印等出身者今通事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二十五名歲餘四百五十六人謬德齊太醫控鶴皆入流品又路吏及任子其途非一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七十二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太師試思之科舉於選法果相妨耶已延心然其言然其議已定不可中輟

乃為溫言慰解之且謂有壬為能言有壬聞之曰能言何益於事徹爾特穆爾時在坐曰叅政坐無多言也有壬曰太師謂我風人劾平章可共坐耶徹爾特穆爾笑曰吾固未嘗信此語也有壬曰宜平章之不信也設有壬果風人言平章則言之必中矣豈止如此而已衆皆笑而罷翌日崇天門宣詔特令有壬為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及禍勉從之治書侍御史布哈誚有壬曰叅政可謂過河拆橋者矣有壬以為大恥遂移疾不出初徹

爾特穆爾之在江浙也會行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  
心頗不平故其入中書以罷科舉為第一事先論學校  
貢士莊田租可給集賽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至是  
遂論罷之徹爾特穆爾嘗指斥武宗為那壁那壁者猶  
謂之彼也又嘗以妻弟阿爾和碩女為己女冒請珠袍  
等物於是臺臣復劾其罪而巴延亦惡其忤己欲斥之  
詔貶徹爾特穆爾于南安人皆快之久之卒于貶所至  
正二十三年監察御史額森特穆爾等辯其罪可依喀

沙國公追封王爵定謚加功臣之號事不行

納琳

納琳智曜之孫睿之子也大德六年納琳以名臣子用  
丞相哈剌哈斯達爾罕薦入備宿衛十年除中書舍人  
至大四年遷宗正府郎中皇慶元年擢僉河南廉訪司  
事延祐初拜監察御史以言事忤旨仁宗怒叵測中丞  
多爾濟力救之乃解又言風憲恃糾劾之權而受人賂  
者宜刑而加流四年遷刑部員外郎六年出為河南行

省郎中至治三年入為都漕運使泰定中擢湖南湖北  
兩道廉訪使天歷元年除杭州路總管鋤姦去蠹吏畏  
民悅明年改江西廉訪使南昌歲饑江西行省難於發  
粟納琳曰朝廷如不允我當以家貲償之出粟賑民全  
活甚衆平章政事巴克實呼圖克貪縱不法納琳劾罷  
之至順元年拜湖廣行省叅知政事元統初召為刑部  
尚書未至改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尋陞中丞至元元  
年召拜中書叅知政事遷同知樞密院事尋出為江浙

行省右丞乞致仕不允除浙西廉訪使力辭不赴至正二年除行宣政院使上天竺耆舊僧彌戒徑山耆舊僧惠洲恣縱犯法納琳皆坐以重罪請行宣政院設崇教所擬行省理問官秩四品以治僧獄訟從之尋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三年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入為中書平章政事七年出為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尋召拜御史大夫所薦用御史必老成更事者八年進金紫光祿大夫請老不許加太尉御史劾罷之退居姑蘇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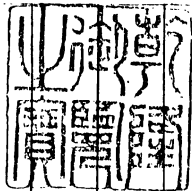
年江淮盜起帝命為南臺御史大夫納琳承詔即起仍命兼太尉設僚屬總制江浙江西湖廣三省軍馬詔遣直省舍人哈雅傳旨慰諭之納琳北面再拜曰臣雖耄老敢不黽勉從事盡餘生以報陛下至則修築集慶城郭會江浙杭城失守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實勒們引兵往援次于采石納琳使止之曰聞杭賊易破不足憂今宣城危急先宜以兵救宣城乃調典瑞院使托果齊率蒙古軍應之大破賊于堀下門宣州以安已而賊陷徽



州廣德常州宜興溧水溧陽蔓延丹陽金壇句容略上  
元江寧游兵至鍾山集慶勢甚危納琳乃力疾治兵部  
署士卒分命治書侍御史尊達實哩守城中中丞伯嘉  
努成東郊是時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額森特穆爾軍和  
州納琳遣使求援額森特穆爾曰我奉命鎮江北不敢  
往援江東納琳復遣監察御史鄭鄧力促其行額森特  
穆爾引步騎度采石至臺城入候納琳疾納琳喜即以  
其故聞于朝已而額森特穆爾兵東趨秣陵殺賊二千

餘人平湖熟鎮盡復上元江寧境乘勝入溧陽溧水賊潰奔廣德其據龍潭方山者奔常州時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薩木丹巴勒右丞佛嘉律引兵來會所在羣賊皆敗州郡悉平十三年納琳固請謝事從之命太尉如故乃退居慶元十六年九月詔以江南行臺移置紹興復以納琳為御史大夫仍太尉明年移治紹興十八年赴召由海道入朝至黑水洋阻風而還十九年復由海道趨直沽山東俞寶率戰艦斷糧道納琳命其子昂阿及

同舟人拒之破其衆於海口八月抵京師帝遣使勞以  
上尊皇太子亦饋酒脯而納琳感疾日亟卒于通州年  
七十有九



元史卷一百四十二

元史卷一百四十二考證

達實巴圖爾傳 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義

丁二萬 按及字舊訛乃今改

達實巴圖爾傳大敗賊于太原遂圍亳州 按圍字舊

訛為今改

徹爾特穆爾傳又如歐陽原功之文章 按原字舊作

元今據本傳改

徹爾特穆爾傳首議罷科舉 按科字舊訛行據續通

鑑綱目改

納琳傳盡復上元江寧境 按江字舊訛注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史卷一百四十三至  
六

檢討臣 翁樹培 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 朱 鈐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卷一百四十五

明翰林學士臣王士禛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三十

馬祖常

馬祖常字伯庸世為永古特部居靖州天山有實喇濟  
蘇者於祖常為高祖金季為鳳翔兵馬判官死節贈恒  
州刺史子孫因其官以馬為氏曾祖伊克紐爾從世祖

征宋留汴掌饋餉官禮部尚書父潤同知漳州路總管  
府事家于光州祖常七歲知學得錢即以市書十歲時  
見燭欹燒屋解衣沃水以滅火咸嗟異之既長益篤于  
學蜀儒張頴講道儀真往受業其門質以疑義數十頴  
甚器之延祐初科舉法行鄉貢會試皆中第一廷試為  
第二人授應奉翰林文字拜監察御史是時仁宗在御  
已久猶居東宮飲酒常過度祖常上書請御正衙立朝  
儀御史執簡太史執筆則雖有懷姙利已乞官求賞者



不敢出諸口天子承天地祖宗之重當極調攝至於酒醴近侍進御當思一獻百拜之義英宗為皇太子又上書請慎簡師傅于是姦臣特們德爾為丞相威權自恣祖常知其盜觀國史率同列劾奏其十罪仁宗震怒黜罷之秦州山移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疏聞大臣皆家居待罪祖常薦賢拔滯知無不言俄改宣政院經歷月餘辭歸起為社稷署令亡何姦臣復相左

遷開平縣尹因欲中傷之遂退居光州久之姦臣既死乃除翰林待制泰定建儲擢典寶少監太子左贊善尋兼翰林直學士除禮部尚書丁祖母憂起為右贊善復除禮部尚書尋辭歸天歷元年召為燕王內尉仍入禮部兩知貢舉一為讀卷官時稱得人陞叅議中書省事叅定親郊禮儀充讀冊祝官拜治書侍御史歷徽政副使遷江南行臺中丞元統元年召議新政賜白金二百兩鈔萬貫又歷同知徽政院事遂拜御史中丞帝以其

有疾詔特免朝禮光祿日給上尊祖常持憲務存大體  
西臺御史劾其僚禁酷時面有酒容以苛細黜之山東  
廉訪司言孔氏訟事以事聞名教不行按者亦引去除  
樞密副使頃之辭職歸光州復除江南行臺中丞又遷  
陝西行臺中丞皆以疾不赴至元四年卒年六十贈摠  
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公謚文  
貞祖常立朝既久多所建明嘗議今國族及諸部既誦  
聖賢之書當知尊諸母以厚彝倫又議將家子弟驕脆

有孤任使而庶民有挽強蹶張老死草野者當建武學  
武舉儲材以備非常時雖弗用識者韙之祖常工於文  
章宏瞻而精核務去陳言專以先秦兩漢為法而自成  
一家之言尤致力於詩圓密精麗大篇短章無不可傳  
者有文集行於世嘗預修英宗實錄又譚潤皇圖大訓  
承華事略又編集列后金鑑千秋記略以進受賜優渥  
文宗嘗駐蹕龍虎臺祖常應制賦詩尤被歎賞謂中原  
碩儒唯祖常云

## 庫庫

庫庫字子山喀喇氏父博古密有傳祖雅克章事世祖從征有功庫庫幼肄業國學博通羣書其正心修身之要得諸許衡及父兄家傳長襲宿衛風神凝遠制行峻潔望而知其為貴介公子其遇事英發掀髯論辦法家拂士不能過之始授承直郎集賢待制遷兵部郎中轉祕書監丞奉命往覈泉舶芥視珠犀不少留目改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拜監察御史陞河東廉訪副使未上遷

祕書太監陞侍儀使尋擢中書右司郎中遷集賢直學  
士轉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拜禮部尚書監羣玉內司  
庫庫正色率下國制大樂諸坊咸隸本部遇公譙衆伎  
畢陳庫庫視之泊如僚佐以下皆肅然遷領會同館事  
尚書監羣玉內司如故尋兼經筵官復除江南行臺治  
書侍御史未行留為奎章閣學士院承制學士仍兼經  
筵官陞侍書學士同知經筵事復陞奎章閣學士院大  
學士知經筵事除浙西廉訪使復留為大學士知經筵

事尋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提  
調宣文閣崇文監先是文宗勵精圖治庫庫嘗以聖賢  
格言講誦帝側裨益良多順帝即位之後剪除權姦思  
更治化庫庫侍經筵日勸帝務學帝輒就之習授欲寵  
以師禮庫庫力辭不可凡四書六經所載治道為帝紬  
繹而言必使辭達感動帝衷敷暢旨意而後已若柳宗  
元梓人傳張商英七臣論尤喜誦說嘗以經筵力陳商  
英所言七臣之狀左右錯愕有嫉之之色然素知其賢

不復肆愠帝暇日欲觀古名畫庫庫即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商王受不聽忠臣之諫遂亡其國帝一日覽宋徽宗畫稱善庫庫進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謂一事對曰獨不能為君耳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人君貴能為君他非所尚也或遇天變民災必憂見于色乘閒則進言於帝曰天心仁愛人君故以變示儆譬如慈父于子愛則教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則父怒必釋人君側身修行則天意必回帝察其真誠



虛己以聽特賜濟遜燕服九襲及玉帶楮幣以旌其言  
庫庫嘗謂人曰天下事在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  
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  
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  
救者未嘗緘默大臣議罷先朝所置奎章閣學士院及  
藝文監諸屬官庫庫進曰民有千金之產猶設家塾延  
館客豈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學房乃不能容耶帝  
聞而深然之即日改奎章閣為宣文閣藝文監為崇文

監存設如初就命庫庫董治又請置檢討等職十六員以備進講帝皆允時科舉既輟庫庫從容為帝言古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有科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論尋復舊制一日進讀司馬光資治通鑑因言國家當及斯時修遼金宋三史歲久恐致闕逸後置局纂修實由庫庫發其端又請行鄉飲酒于國學使民知遜悌及請褒贈唐劉蕡宋邵雍以旌道德正直帝從其請為之下詔庫庫以重望居高位而雅愛儒士甚于饑渴以故四方

士大夫翕然宗之萃于其門達官有怙勢者言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庫庫曰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宗學於贊善王恂今祕書所藏裕宗倣書當時御筆於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世祖嘗暮召我先人坐寢榻下陳說四書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世祖喜曰朕所以令卿從許仲平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朕耳卿益加懋敬以副朕志今汝言不愛儒寧不念聖祖神宗篤好之意乎且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

慈子孝人倫咸得國家咸治違之則人倫咸失國家咸亂汝欲亂而家吾弗能禦汝慎勿以斯言亂我國也儒者或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儲有過人者何可易視也達官色慙既而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時中書平章闕員近臣欲有所薦用以言覘帝意帝曰平章已有其人今行半途矣近臣知帝意在庫庫不復薦人至京七日感熱疾卒實至正五年五月辛卯也年五十一家貧幾無以為

欽帝聞為震悼賜賻銀五錠其所負官中營運錢臺臣  
奏以罰布為之代償庫庫善真行草書識者謂得晉人  
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寶之不翅金玉謚文忠兄和字  
子淵敦默寡言嗜學能文在成宗朝宿衛擢太常寺少  
卿寺改為院為太常院使武宗正位以藩邸舊臣出使  
稱旨至大間調大司農卿除山南廉訪使改江南行臺  
治書侍御史遷淮西廉訪使皆有政聲再改河南廉訪  
使行省丞相行事多不法太尉納琳為郎中每格不下

丞相怒欲出之和和察其賢抗章舉任風憲後歷三臺  
為名臣駙馬平章家奴強市人物按之無所貸英宗即  
位丞相拜珠首薦為戶部尚書尋拜南臺侍御史改參  
議中書以議定刑書如法帝嘉納其奏泰定初廷議漕  
運事奏減糧數以紓東南民力授太子詹事丞改山東  
廉訪使未上陞翰林侍講學士遷江浙行省右丞文宗  
立除宣政院使上言乞沙汰僧道其所有田宜同民間  
徵輸擢中書右丞力辭還第聞明宗崩流涕不能食自

是杜門不出者數年以疾卒與弟庫庫皆為時之名臣  
世號為雙壁云庫庫子維山材質清劭侍禁廷起崇文  
監丞擢給事中遷同僉太常禮儀院事調崇文太監

### 策丹

策丹蒙古人也英宗時由舒庫爾齊擢監察御史錄囚  
大興縣有以寃事繫獄者其人嘗見有索駝死道傍因  
舁至其家醢之置數甕中會官橐駝被盜捕索甚亟乃  
執而勘之其人自誣服策丹審其獄辭疑為寃即以上

御史臺臺臣以為賊既具是特御史畏殺人耳不聽改  
委他御史讞之竟處死後數日遼陽行省以獲盜聞寬  
始白人以是服其明奉定二年扈從至上都糾言叅知  
政事楊廷玉贓罪不報即納印還京師帝遣使追之俾  
復任即再上章劾庭玉竟如其言又劾奏平章政事圖  
們岱爾入集賽之日英宗被弑必預聞其謀不省乃賜  
圖們岱爾黃金繫腰策丹遂辭職改工部員外郎中書  
省委開渾河策丹往視之以為水性不常民力亦瘁難



以成功言於朝河役乃罷會次三皇后殂命工部撤行  
殿車帳皆新作之策丹未即興工尚書曰此奉特旨員  
外有誤則罪歸于衆矣策丹曰即有罪我獨任之未幾  
帝果問成否省臣乃召策丹責問之策丹請自入對既  
見帝奏曰皇后行殿車帳尚新若改作之恐勞民費財  
且先皇后無惡疾居之何嫌必欲捨舊更新則大明殿  
乃自世祖所御列聖嗣位豈能改作乎帝大悅語省臣  
曰國家用人當擇如策丹者庶不誤大事特賜上尊金

幣遷吏部員外郎帝欲加號太后曰太皇太后命朝堂議之策丹獨曰太后稱太皇太后於典禮不合衆皆曰英宗何以加皇太后號曰太皇太后策丹曰英宗孫也今上子也太皇太后之號孫可以稱之子不可以稱之也議遂定遷中書客省使俄改同僉宣政院事文宗即位除中書左司郎中有使持詔自江浙還言行省臣意若有不服者帝怒命遣使問不敬狀將悉誅之策丹謂丞相雅克特穆爾曰皇帝新即位雲南四川且猶未定

乃以使臣一言殺行省大臣恐非盛德事况江浙豪奢之地使臣或不得厭其所需則造言以陷之耳雅克特穆爾言於帝事乃止既而陞叅議中書省事雅克特穆爾議封太保巴延王爵衆附之策丹獨不言雅克特穆爾問故策丹曰太保位列三公復加王封後再有大功將何以處之且丞相封王出自上意今欲加太保王封丞相宜請於上王爵非中書選法也遂罷其議拜治書侍御史初文宗在集慶潛邸欲創天靈寺令有司起民

夫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伊齊爾台言曰太子為好事宜  
出錢募夫若欲役民則朝廷聞之非便也至是文宗悉  
召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俾皆入為監察御史而欲黜伊  
齊爾台策丹諫曰當陛下在潛邸時御史盡心為陛下  
言乃忠臣也今無罪而黜之非所以示天下乃除伊齊  
爾台僉憲湖南文宗嘗欲游西湖策丹諫曰陛下以萬  
乘之尊而汎舟自樂如天下何不聽策丹遂稱疾不從  
行文宗在舟中顧謂臺臣曰策丹終不滿朕此游耶臺

臣嘗奏除目文宗以筆塗一人姓名而綴將作院官拉里之名策丹言拉里為人詼諧惟可任教坊司若以居風紀則臺網掃地矣文宗乃止已而出為陝西行臺侍御史順帝初除福建都轉運鹽使先是策丹為左司郎中時泰定帝嘗欲以河間江浙福建鹽引六萬賜中書叅議薩題策丹執不可僅以福建鹽引二萬賜之至是策丹復建言鹽引宜盡資國用以紓民力時薩題方為御史大夫不以為怨數遣人省策丹母于京師所居既

而丁母憂居閒久之復起為浙西肅政廉訪使時有以駙馬為江浙行省丞相者其官豎恃公主勢坐杭州達嚕噶齊位令有司強買民間物不從輒毆之有司來白策丹策丹即逮之械以令衆自是丞相府無敢為民害者尋召為同僉樞密院事尋復為治書侍御史同知經筵事寧夏人有告瑪們等謀害太師已延者已延委策丹與中書樞密等官往寧夏鞠問無其情乃以誣罔坐告者罪已延怒策丹前曰太師所以令吾三人勘之者

以國法所在也必以罪吾三人則策丹實主其事宜獨當之巴延乃左遷策丹同知徽政院事策丹立事四朝官自從仕郎累轉至通奉大夫常衎衎在位剛介弗回終始一節有古遺直之風然卒以是忤權貴而不復柄用君子時惜焉

阿榮

阿榮字存初奇味氏父阿勒坦中書右丞阿榮幼事武宗備宿衛累遷為湖南道宣慰副使溫德亨奉使宣撫

湖南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會列郡歲饑阿榮分其廩祿為粥以食餓者仍發粟賑之所活甚衆廣西寇起衆皆洵懼阿榮鎮之以靜督有司治兵守其境寇不敢入遷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召僉會福院事尋除吏部尚書奉定初出為湖南宣慰使改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以疾辭天厯初復起為吏部尚書尋叅議中書省事二年拜中書叅知政事知經筵事進奎章閣大學士榮祿大夫太禧宗禋院使都典制神御殿事文宗眷遇之甚而



阿榮亦盡心國政知無不言久之心忽鬱鬱不樂謁告南歸武昌至元元年卒初阿榮閒居以文翰自娛博究前代治亂得失見其會心者則扼腕曰忠臣孝子國家之寶為奇男子烈丈夫者固不當如是耶日與韋布之士游所至山水佳處鳴琴賦詩日夕忘返尤深於數學逆推事成敗利不利及人禍福壽夭貴賤多奇中天厯三年春策士于廷阿榮與虞集會于直廬慨然興歎語集曰更一科後科舉當輟輟兩科而復復則人材彬彬

大出矣又歎曰榮不復見之矣君猶及見之集應曰是士之多幸如存初言今文治方興未必有中輟之理存初國家世臣妙於文學以盛年登朝在上左右斯文屬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耶阿榮又歎曰數當然耳集問何以知之弗答後三年卒元統三年科舉果罷至正元年始復如其言

蘇爾約蘇哈雅

蘇爾約蘇哈雅祖阿爾哈雅有傳父楚國忠惠公名袞

格根蘇爾約蘇哈雅遂以貫為氏

袞格根原  
作貫只哥

以酸齋自

號母廉氏夢神人授以大星使吞之已而有妊及生神  
彩秀異年十二三膂力絕人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  
槊立而待馬至騰上之越二而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  
易或挽彊射生逐猛獸上下峻阪如飛諸將咸服其趨  
捷稍長折節讀書目五行下吐辭為文不蹈襲故常其  
旨皆出人意表初襲父官為兩淮萬戶府達魯噶齊鎮  
永州御軍極嚴猛行伍肅然稍暇輒投壺雅歌意所暢

適不為形跡所拘一日呼弟呼圖克哈雅謂曰吾生宦情素薄顧祖父之爵不敢不襲今已數年矣願以讓弟弟幸勿辭語已即解所綰黃金虎符佩之比從姚燧學燧見其古文峭厲有法及歌行古學府慷慨激烈大奇之仁宗在東宮聞其以爵位讓弟謂宮臣曰將相家子弟其有如是賢者耶俄選為英宗潛邸說書秀才宿衛禁中仁宗踐阼上疏條六事一曰釋邊戍以修文德二曰教太子以正國本三曰設諫官以輔聖德四曰表姓

氏以旌勲胄五曰定服色以變風俗六曰舉賢才以恢  
至道書凡萬餘言未報拜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  
制誥同修國史會議科舉事多所建明忽喟然歎曰辭  
尊居卑昔賢所尚也今禁林清選與所讓軍資孰高人  
將議吾後矣乃稱疾辭還江南賣藥於錢塘市中詭姓  
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灤見漁父織蘆花  
為被欲易之以紬漁父疑其為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  
賦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其依

隱玩世多類此晚年為文日遽詩亦冲澹草隸等書稍  
取古人之所長變化自成一家所至士大夫從之若雲  
得其片言尺牘如獲拱璧其視死生若晝夜絕不入念  
慮脩脩然若欲遺世而獨立云奉定元年五月八日卒  
年三十九贈集賢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京兆郡公  
謚文靖有文集若干卷直解孝經一卷行世子男二人  
阿爾斯蘭哈雅慈利州達嚕噶齊次布斯哈雅孫女一  
人有學識能詞章歸懷慶路總管段謙云

台哈布哈

台哈布哈字蕙善巴約特氏初名塔斯布哈文宗賜今  
名世居伯頁山父塔布台入直宿衛歷仕台州錄事判  
官遂居於台家貧好讀書能記問集賢待制周仁榮養  
而教之年十七江浙鄉試第一明年對策大廷賜進士  
及第授集賢修撰轉秘書監著作郎拜江南行臺監察  
御史時御史大夫托歡怙勢貪暴台哈布哈劾罷之文  
宗建奎章閣學士院擢典籤拜中臺監察御史順帝即

位加文宗后太皇太后之號大臣雅克特穆爾巴延皆裂地封王台哈布哈率同列言孛母不宜加徽稱相臣不當受王土太后怒欲殺言者台哈布哈語衆曰此事自我發之甘受誅戮決不累諸公也已而太后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守祖宗之法乎賜金幣二以旌其直出僉河南廉訪司事俄移淮西總遷江南行御史臺經歷辭不赴轉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浙西大水害稼會台哈布哈入朝言於中書免其租擢秘書監改禮



部侍郎至正元年除紹興路總管革吏弊除沒官牛租  
令民自實田以均賦役行鄉飲酒禮教民興讓越俗大  
化召入史館與修遼宋金三史書成授秘書卿陞禮部  
尚書兼會同館事黃河決奉詔以珪玉白馬致祭河神  
竣事上言淮安以東河入海處宜倣宋置撩清夫用輓  
江龍鐵掃撼蕩沙泥隨潮入海朝廷從其言會用夫屯  
田其中廢八年台州黃巖民方國珍為蔡亂頭王伏  
之讎逼遂入海為亂劫掠漕運糧執海道千戶德呼約

蘇事聞詔江浙叅政多爾濟巴勒總舟師追捕至福州  
五虎門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官軍自相驚潰多爾濟  
巴勒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狀朝廷從之國珍兄弟  
皆授官國珍不肯赴勢益暴橫九年詔台哈布哈察實  
以聞既得其狀遂上招捕之策不聽尋除江東廉訪使  
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已而出為都水庸  
田使十年十二月國珍復入海燒掠沿海州郡十一年  
二月詔博囉特穆爾為江浙行省左丞總兵至慶元

以台哈布哈諭知賊情遷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分兵  
溫州夾攻之未幾國珍寇溫台哈布哈縱火筏焚之一  
夕遁去既而博囉特穆爾密與台哈布哈約以六月乙  
未合兵進討博囉特穆爾乃以壬辰先期至大閭洋國  
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  
博囉特穆爾被執反為國珍飾辭上聞台哈布哈聞之  
痛憤輟食數日朝廷弗知復遣大司農達實特穆爾等  
至黃巖招之國珍兄弟皆登岸羅琴退止民間小樓是

夕中秋月明台哈布哈欲命壯士襲殺之達實特穆爾  
適夜過台哈布哈密白之達實特穆爾曰我受詔招降  
公欲擅命耶乃止檄台哈布哈親止海濱散其徒衆拘  
其海舟兵器國珍兄弟復授官有差既而遷台哈布哈  
台州路達嚕噶齊十二年朝廷征徐州命江浙省臣募  
舟師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入海叛台哈布哈自分以死  
報國發兵扼黃巖之澄江而遣義士王大用抵國珍示  
約信使來歸國珍益疑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二百突海

門入洲港犯馬鞍諸山台哈布哈語衆曰吾以書生登  
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賊甫招徠又復為變君輩  
助我擊之其克則汝衆功也不克則我盡死以報國耳  
衆皆踴躍願行時國珍戚黨陳仲達往來計議陳其可  
降狀台哈布哈率衆張受降旗乘潮而前船觸沙不能  
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中前議仲達目動氣索台哈布  
哈覺其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  
斫死二人賊舉槳來刺輒斫折之賊羣至欲抱持過國

珍船台哈布哈瞋目叱之脫起奪賊刀殺二人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年四十九時十二年三月庚子也僅名抱琴及臨海尉李輔德千戶徹辰義士張君璧皆死之台哈布哈既沒除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行台州路達嚕噶齊事不及聞命後三年追贈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國封魏國公謚忠介立廟台州賜額崇節台哈布哈尚氣節不隨俗浮沈太平為臺臣劾罷台哈布哈獨餞送城外太平曰公且止

勿以我累公台哈布哈曰士為知己死寧畏禍耶後雖  
為時相擯斥人莫不韙之善篆隸溫潤道勁嘗重類復  
古編十卷改正謚字於經史多有據云

余闕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古氏世家河西武威父實喇  
卜藏布官廬州遂為廬州人少喪父授徒以養母與吳  
澄弟子張恒游文學日進元統元年賜進士及第授同  
知泗州事為政嚴明宿吏皆憚之俄召入應奉翰林文

字轉中書刑部主事以不阿權貴棄官歸尋修遼金宋  
三史召復入翰林為修撰拜監察御史改中書禮部員  
外郎出為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會莫瑤蠻反右丞實  
保當帥師堅不往無敢讓之者闕曰右丞當往受天子  
命為方岳重臣不思執弓矢討賊乃欲自逸耶右丞當  
往實保曰郎中語固是如芻餉不足何闕曰右丞第往  
此不難致也闕下令趨之三日皆集實保行復以集賢  
經歷召入遷翰林待制出僉浙東道廉訪司事丁母憂



歸廬州盜起河南陷郡縣至正十三年行中書於淮東  
改宣慰司為都元帥府治淮西起闕副使僉都元帥府  
事分兵守安慶於時南北音問隔絕兵食俱乏抵官十  
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與諸將議屯田戰守計環  
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扞而耕稼于中屬縣濞山八社土  
壤沃饒悉以為屯明年春夏大饑人相食乃捐俸為粥  
以食之得活者甚衆民失業者數萬咸安集之請于中  
書得鈔三萬錠以賑民陞同知副元帥又明年秋大旱

為文祈瀆山神三日雨歲以不饑盜方據石蕩湖出兵  
平之令民取湖魚而輸魚租十五年夏大雨江漲屯田  
未半沒城下水湧有物吼聲如雷闕祠以少牢水輒縮  
秋稼登得糧三萬斛闕度軍有餘力乃浚隍增陴隍外  
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  
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  
元帥阿爾斯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  
之窺中國詔阿爾斯蘭還軍苗軍有暴於境者即收殺

之莫敢犯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  
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叅知政事仍守安慶通  
道於江右商旅四集池州趙普勝帥衆攻城連戰三日  
敗去未幾又至相拒二旬始退懷寧縣達嚕噶齊伯嘉  
努戰死十七年趙普勝同青軍兩道攻我拒戰一月餘  
竟敗而走秋拜淮南行省右丞安慶倚小孤山為藩蔽  
命義兵元帥胡巴延統水軍戍焉十月沔陽陳友諒自  
上游直擣小孤山巴延與戰四日夜不勝急趨安慶賊

追至山口鎮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闕遣兵扼於觀音橋  
俄饒州祝寇攻西門闕斬却之乙巳賊乘東門紅旗登  
城闕簡死士力擊賊復敗去戊申賊并軍攻東西二門  
又却之賊恚甚乃樹柵起飛樓庚戌復來攻我金鼓聲  
震地闕分諸將各以兵扞賊晝夜不得息癸卯賊益生  
兵攻東門丙午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  
羣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  
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麾

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  
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知不可為引刀自剄墮  
清水塘中闕妻伊伯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  
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臥病罵賊不屈賊執  
之以去不知所終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曰寧  
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知名者萬戶李宗  
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元帥府都事特穆爾布哈萬戶  
府經歷段桂芳千戶和斯布哈錫里盧廷玉葛延齡丘

沓許元琰奏差鄂都瑪勒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圖  
嚕岱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尹陳巨濟凡十八人城  
陷之日至正十八年正月丙午也闕號令嚴信與下同  
甘苦然稍有違令即斬以徇闕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  
天求以身代闕聞強衣冠而出當出戰矢石亂下如雨  
士以盾蔽闕闕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為故人爭  
用命稍暇即注周易帥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  
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欲挽闕入

翰林闕以國步危蹙辭不往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也卒  
時年五十六事聞贈闕摠誠守正清忠諒節功臣榮祿  
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幽  
國公謚忠宣議者謂自兵興以來死節之臣闕與褚布  
哈為第一云闕留意經術五經皆有傳注為文有氣魄  
能達其所欲言詩體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  
也篆隸亦古雅可傳初闕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棺  
斂葬於西門外及安慶內附大明皇帝嘉闕之忠詔立

廟於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云

元史卷一百四十三



元史卷一百四十三考證

馬祖常傳左遷開平縣尹

按開字舊訛聞據地理志

改

庫庫傳即日改奎章閣為宣文閣藝文監為崇文監存

設如初

按順帝本紀及百官志奎章閣罷于至元

六年至十二月又改藝文監為崇文監至正元年五

月始以崇文監屬翰林國史院九月始立宣文閣不

置學士唯設授經郎等官考其建革非一時事也

余闕傳闕妻伊伯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水死按  
元史紀事本末及續綱目作闕妻蔣氏及妾伊伯耶  
律氏子福臣女安安甥福童皆赴水死與此傳所載  
稱名多異

余闕傳謚忠宣按續通考余闕初謚文忠忠宣為明  
初改謚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卷一百四十四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三十一

達爾瑪

達爾瑪高昌人大父薩奇蘇為遼王傳世祖稱其賢從  
討李璫以勲授山東行省大都督達爾瑪弱冠入宿衛  
大德十一年授御藥院達魯噶齊遷回回藥物院尋出

僉湖北山南兩道廉訪司事召拜監察御史時丞相特  
們德爾專權貪肆達爾瑪帥同寅琳沁馬祖常劾其罪  
高昌僧恃丞相威違法娶婦南城達爾瑪詰問之奮不  
顧利害風紀由是大振擢河東道廉訪副使隰州村民  
賽神因醉毆殺姚甲為首者乘間逃去有司逮同會者  
繫獄歷歲不決達爾瑪曰殺人者既逃存亡不可知此  
輩皆誑誤無罪而反桎梏耶悉縱之至治元年特們德  
爾復相以復讎為事達爾瑪辭去明年改燕南道廉訪

副使開州達嚕噶齊石布哈岱頗著政績同僚忌之嗾民誣其與民妻俞氏飲達爾瑪察知俞氏乃八十老嫗石布哈岱實不與飲酒於是抵誣告者罪石布哈岱復還職行唐縣民砍桑道側偶有人借斧削其杖其人夜持杖劫民財事覺并逮斧主與盜同下獄達爾瑪原其未嘗知情即縱之深州民媼怒毆兒婦死婦方抱其子子亦誤觸死媼年七十同僚議免刑達爾瑪不可曰國制罪人七十免刑為其血氣已衰不任刑也媼既能殺

二人何謂衰老卒死獄中至治元年除濟寧路總管興學勸農百廢具修府無停事濟陽縣有牧童持鐵連結擊野雀誤殺同牧者繫獄數歲達爾瑪曰小兒誤殺同牧者實無殺人意難以定罪罰銅遣之泰定元年陞福建廉訪使朝廷遣宦官巴延催督繡段橫取民財宣政院判官卓琳亦取賂于富僧達爾瑪皆劾之遷浙西廉訪使會文宗發江陵阿爾噶圖來諭旨求賂不獲還譖于朝台至京處以重罪比至帝怒解遷上都同知留守

天曆元年八月明宗崩文宗入正大統使者旁午達爾瑪朝暮盡力事無缺失帝特賜錦衣以嘉之天曆三年遷淮東廉訪使明年召拜刑部尚書國制新君即位必賜諸王駙馬妃主及宿衛官吏金帛達爾瑪曰必唱名給散無虛增之數國費大省帝復賜黃金腰帶以旌其能元統元年陞遼陽行省參知政事高麗國使朝京道過遼陽謁省官各奉布四疋書一幅用征東省印封之達爾瑪詰其使曰國制設印以署公牘防姦偽何為封

私書況汝出國時我尚在京未為遼陽省官今何故有書遺我汝君臣何欺詐如是耶使辭屈還其書與布元統三年遷山東廉訪使時山東盜起陳馬騾及新李白晝殺掠達爾瑪以為官吏貪污所致先劾去之而後上擒賊方略朝廷嘉納之即遣兵擒獲齊魯以安除大都路留守帝宴大臣於延春閣特賜達爾瑪白鷹以表其貞廉帝嘗命達爾瑪修七星堂先是修繕必用赤綠金銀裝飾達爾瑪獨務樸素令畫工圖山林景物左右年



少皆不然是歲秋車駕自上京還入觀之乃大喜以手撫壁歎曰有心哉留守也賜白金五十兩錦衣一襲至正六年陞河南行省右丞改翰林學士承旨至正七年遷陝西行臺中丞時年六十九致仕後召商議中書平章政事不拜全俸優養終身

伊嚕特穆爾

伊嚕特穆爾布朗吉爾都爾伯特氏曾祖古裕事太祖為管領齊哩克昆集賽官祖哈喇襲職事世祖父布呼

齊由宿衛為中書右司員外郎與丞相哈喇哈斯建議  
迎武宗累遷至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使伊嚕特穆爾  
幼警穎讀書強記倣儻有大志年十二成宗命與哈喇  
哈斯之子托歡同入國學仁宗時入宿衛一日帝顧問  
左右曰斯人容貌不凡誰之子耶左右忘其父名伊嚕  
特穆爾對曰臣父布呼齊也帝曰汝父贊謀以定國難  
朕未嘗忘因命托和台傳旨四集賽扎薩克和碩令常  
侍禁廷毋止其入哈喇哈斯欲用為中書蒙古筆且齊

輒辭焉哈喇哈斯曰汝年幼欲何為乎對曰欲為御史  
爾人壯其志久之遂拜監察御史巡按上都劾奏太師  
右丞相特們德爾受張弼賕六萬貫貸死帝怒碎太師  
印賜伊魯特穆爾鈔萬貫除兵部郎中拜殿中侍御史  
遷給事中左侍儀同脩起居注尋為右司郎中賜坐便  
殿帝顧左右謂曰伊魯特穆爾識量明遠可大用者也  
他日帝語近臣曰朕聞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皇太  
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為太上皇與若等遊觀西山以

終天年御史中丞曼濟翰林學士明埒棟阿皆稱善伊  
嚕特穆爾獨起拜曰臣聞昔之所謂太上皇若唐玄宗  
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為之者也願陛下正大位  
以保萬世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善其對仁  
宗崩特們德爾復入中書據相位參議青沙津以受人  
金帶繫獄特們德爾使青沙津懇伊嚕特穆爾為御史  
時誣丞相受賕皇太后命丞相哈克繖等即徽政院推  
問不實事遂釋特們德爾乃奏以伊嚕特穆爾為山東

鹽運司副使降亞中大夫為承事郎期月間鹽課增以萬計丁外艱扶喪西還擢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泰定初遷汴梁路總管再調總管武昌以養親不赴致和元年河南行省平章巴延矯制起伊嚕特穆爾為本省參知政事共議起兵伊嚕特穆爾固辭曰皇子壯還問參政受命何人則將何辭以對巴延怒會明埒棟阿近皇子過河南而伊嚕特穆爾為御史時嘗劾其娶娼女冒受封明埒棟阿因說巴延收之丞相拜布哈亦與

之有隙乃謫伊嚕特穆爾乾寧安撫司安置至順三年  
移置雷州至元六年順帝召之還至正二年入覲帝欲  
留之以母喪未葬辭四年乃起同知將作院事尋除大  
宗正府伊克扎爾古齊九年由太醫院使拜翰林學士  
承旨知經筵事進讀之際引援經史壹本於王道帝嘉  
納焉十二年江南諸郡盜賊充斥詔拜伊嚕特穆爾平  
章政事行省江浙因言于丞相托克托曰守禦江南為  
計已緩若從權行事猶有可為不從陛辭賜尚醢御衣

弓矢甲冑衛卒十人鈔萬五千貫以行比至鎮引僚屬  
集父老詢守備之方招募民兵數千人號令明肅統師  
次建德獲首賊何福斬于市遂復淳安等縣俘獲萬餘  
人復業者三百餘家是年七月次徽州以疾卒于軍中

巴延特穆爾

巴延特穆爾字珍卿唐古鄂摩克氏性明銳倜儻早備  
宿衛歷事武宗仁宗英宗天厯初由太常署丞拜監察  
御史殿中侍御史累除大都路達魯噶齊都轉運鹽使

肅政廉訪使由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陞左右丞擢行御史臺中丞遂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至正十二年春斬黃賊徐壽輝遣兵陷湖廣侵江東西詔已延特穆爾率軍討之已延特穆爾益募壯健為兵得驍勇士三千人戰艦三百艘時湖廣平章政事額森特穆爾江西平章政事桑節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曼濟哈雅皆以兵駐太平宿留不進已延特穆爾至乃與俱前賊方聚丁家洲官軍猝與遇奮擊敗之遂復銅陵縣擒其賊帥復池州



遂分遣萬戶普賢努屯陽陵王建中屯白面渡魯爾討  
無為州而自率鎮撫布哈萬戶明安駐池口以防遏上  
流為之節度已而江州再陷桑節死之曼濟哈雅及威  
順王庫春布哈軍俱潰而東安慶被圍益急遣使來求  
援諸將皆欲自守信地巴延特穆爾曰何言之不忠耶  
安慶與池止隔一水今安慶固守是其節也而救患之  
義我其可緩且上流官軍雖潰然皆百戰之餘所乏者  
錢穀器具而已吾受命總兵其可視之而不恤哉即大

發帑藏以周之潰軍皆大集而兩軍之勢復振安慶之圍遂解十三年三月賊衆復來攻池州衆且十萬諸縣皆應之已延特穆爾會諸將謀曰賊表裏連結若俟其築壘成而坐食諸縣之粟破之實難今新至疲弊如乘其驕情盡銳攻之則頃刻之間功可成矣衆曰諾遂分番與戰果大敗之擒其偽帥俘斬無算諸縣復平遂乘勝率舟師以進五月與戰于望江又戰小孤山及彭澤又戰龍開河皆破走之進復江州留兵守之七月進兵

攻蘄州擒其偽帥鄒普泰遂克其城進兵道士洑焚其  
柵抵蘭溪口賊之巢曰黃連砦又克而殲之分兵平兩  
巴河於是江路始通十一月與曼濟哈雅四川行省參  
知政事哈喇圖左丞桑圖實哩西寧王英實軍合而湖  
廣左丞巴延布哈等軍亦來會十二月分道進攻蘄水  
縣拔其偽都獲偽將相而下四百餘人徐壽輝僅以身  
免以功賜上尊黃金帶時丞相托克托方總戎南征聞  
諸賊皆已破乃檄巴延布哈征淮東曼濟哈雅守裕溪

口威順王還武昌而已延特穆爾獨控長江十六年六月復以軍守池州十一月卒已延特穆爾持身廉介人不敢干以私其為將所過不受禮遺宴犒民不知有兵性至孝幼養於叔父阿珠事之如親父常乘花馬時稱為花馬兒平章云

桑嘉依

桑嘉依字肅河西人曾祖多爾濟祖吹戩多爾濟父吹戩世事太祖憲宗世祖為克埒穆爾齊桑嘉依事仁

宗潛邸以精敏稱至治初授中尚監改右侍儀兼修起居注拜監察御史有直聲自是十五遷為宣政院使出為江南行御史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内外方以觀望為政桑嘉依獨特風裁御史行部必勅厲而遣之湖東僉事三寶珠儒者也性廉介所至搏貪猾無所貸御史有以自私請者拒不納則誣以事劾之章至桑嘉依怒曰若人之廉孰不知之乃敢為是言耶即奏杖御史而白其誣執政者惡之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湖廣地連江

吐威順王歲嘗出獵民病之又起廣樂園多萃名倡巨賈以網大利有司莫敢忤桑嘉依至謁王王闔中門啟左扉召以入桑嘉依引繩牀坐王中門而言曰吾受天子命來作牧非王私臣也焉得由不正之道入乎閤者懼入告王王命啟中門桑嘉依入責王曰王帝室之懿古之所謂伯父叔父者也今德音不聞而騁獵宣淫賈怨於下恐非所以自貽多福也王急握桑嘉依手謝之為悉罷其所為番僧曰小住持者服三品命服恃寵橫甚數以事

凌轢官府桑嘉依命掩捕之得妻妾女樂婦女十有八人  
獄具罪而籍之由是豪強斂手貧弱稱快至正十一年  
汝潁妖賊起會僚屬議之或曰有鄭萬戶老將也宜起  
而用之桑嘉依乃命募土兵完城池修器械嚴巡警悉以  
其事屬鄭賊聞之遣其黨二千來約降桑嘉依與鄭謀曰  
此詐也然降而卻之於事為不宜宜受而審之可也果  
得其情乃殲之械其渠魁數十人以俟命適有旨召為  
大司農同僚受賂賂且嫉其功乃誣鄭罪釋其所械者

明日賊大至內外響應城遂陷武昌之人駢首夜泣曰  
大夫不去吾豈為俘囚乎桑節既入見具陳賊本末帝  
大喜命賜食時宰不悅奏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員外  
郎桑嘉依至江東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賊據池陽太  
平官軍止有三百人賊號百萬衆皆欲走桑嘉依曰畏賊  
而逃非勇也坐而待攻非智也汝等皆有妻子財物縱  
逃其可免乎乃貸富人錢募人為兵先是行臺募兵人  
給百五十千無應者至是桑嘉依募兵人五十千衆爭赴



之一日得三千人乃具舟楫直趨銅陵克之又破賊白馬灣賊敗走分兵躡之抵白渚賊窮急回拒官軍官軍乘勝奮擊賊盡殪擒其渠魁周驢奪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乃命諸將分道討賊復石埭諸縣賊復來攻命王惟恭列陣當之鋒始交出小艦從旁橫擊大破走之進據清水灣向者告賊艦至自上流順風舉帆衆且數十倍諸將失色桑嘉依曰無傷也風勢盛彼倉卒必不得泊但伏橫港中偃旗以待俟過而擊之無不勝矣

風怒水駛賊奄忽而過乃命舉旗張帆鼓譟而薄之官軍殊死戰風反為我用又大破之時賊久圍安慶捷聞遽燒營走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桑嘉依自據番陽口綴江湖要衝以圖恢復時湖廣已陷江西被圍淮浙亦多故卒無繼援之者日久糧益乏士卒咸困或曰東南完實盍因糧以圖再舉乎桑嘉依曰吾受命守江西必死於此衆莫敢復言有頃賊乘大船四集來攻我軍取蘆葦編為大筏塞上下流火

之我軍力戰衆死且盡桑嘉依之從子拜布哈與親兵數十人死之桑嘉依猶堅坐不動賊發矢射桑嘉依乃昏仆賊素聞桑嘉依名不忍害昇置密室中至旦乃蘇賊羅拜爭饋以食桑嘉依斥之遂不復食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年五十七嘉依為人公廉明決及在軍中能與將士同甘苦以忠義感激人心故能以少擊衆得人死力云

### 福壽

福壽唐古人幼俊茂知讀書尤善應對既長入備環衛  
用年勞授長寧寺少卿改引進使陞知侍儀使進正使  
出為饒州路達魯噶齊推淮西廉訪副使入為工部侍  
郎僉太常禮儀院事拜監察御史改戶部侍郎陞尚書  
出為燕南廉訪使又五遷為同知樞密院事至正十一  
年潁州以賊反告時車駕在上都朝堂皆猶豫未決欲  
驛奏以待命福壽獨以謂比使得請還則事有弗及矣  
於是決議調兵五百遣衛官哈喇章實都奇爾討之而

後以聞順帝善其處事得宜明年改伊克扎爾古齊未  
幾出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是時濠泗俱已陷師久無  
功福壽至督戰甚急而上游賊勢甚洶湧福壽乃議築  
石頭斷江面守禦有方衆恃以為固十五年遷江南行  
臺御史大夫先是集慶嘗有警鄂爾和以湖廣平章政  
事將苗軍來援事平其軍鎮揚州而鄂爾和御軍無紀  
律苗蠻素獷悍日事殺虜莫能治俄而苗軍殺鄂爾和  
以叛而集慶之援遂絕及高郵廬和等州相繼淪陷而

集慶勢益孤人心益震恐且倉庫無積蓄計未知所出於是民乃願為兵以自守福壽因下令民多貲者皆助以糧餉激厲士衆為完守計朝廷知其勞數賞賚焉十六年三月大明兵圍集慶福壽數督兵出戰盡閉諸城門獨開東門以通出入而城中勢不復能支城遂破百司皆奔潰福壽乃獨據胡牀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或勸之去叱之曰吾為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達魯噶齊達年達薩見其獨坐若有所為者從

問所決留弗去俄而亂兵四集福壽遂遇害不知所在  
達年達薩亦死之又同時死者有治書侍御史賀方達  
年達薩字思明賀方字伯京晉寧人以文學名事間朝  
廷贈福壽金紫光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相上柱國追  
封衛國公諡忠肅

道通

道通高昌人自號石巖性深沈寡言以世胄入官授直  
省舍人歷官清顯素負能名調信州路總管移平江皆

以善政稱至正元年遷大都路達魯噶齊出為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尋召參政中書頃之又出為江浙行省右丞遂陞本省平章政事十一年詔仍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是年賊起蘄黃平章政事塔奇勒布哈將兵捍江州既而土寇蠭起道通素不知兵事倉皇無所措左右司郎中布延布哈曰今賊勢衝突城中無備萬一失守奈何有章已延左丞者致仕居撫州其人熟知軍務宜以便宜禮請之使署本省左丞事專任調遣軍旅庶幾



事有可濟道通從其言而已延亦欣然為起曰此正我報國之秋也至則與布延布哈設禦敵計甚悉明年正月湖廣陷塔奇勒布哈由江州遁還二月布延布哈將兵往江州至石頭渡遇賊戰敗道通聞之大恐即懷省印遁走布延布哈還與已延定為城守之計後數日道通始自南昌民家來歸遂議分門各守以備敵三月賊衆來圍城城中置各廂官及各巷長晝夕堅守衆心翕然而道通素恤民能任人有功者必賞無功或不加罪

故多為之用賊圍城凡兩月而民無離志道通密召死士數千人面塗以青額抹黃布衣黃衣為前鋒又別選精銳數千為中軍而募助陣者殿後命萬戶章托音布拉噶岱領之夜半開門伏兵柵下黎明征鼓大震因奮擊賊賊驚以為神敗走遂乘勝擣其營復分兵掃其餘黨是時章已延布延布哈之功居多巴延尋以疾卒朝廷以道通捍城有功加大司徒開府賜龍衣御酒及秋朝廷命琳沁巴勒為江西行省左丞相和尼齊為左丞

同將兵來江西未幾琳沁巴勒卒道通屬和尼齊平富  
瑞二州分鎮其地適歲大旱公私匱乏道通乃移咨江  
浙行省借米數十萬石鹽數十萬引凡軍民約三日入  
糴官米一斗入昏鈔貳貫又三日買官鹽十觔入昏鈔  
貳貫民皆便之由是按堵如故而賊亦不敢犯其境十  
八年夏四月陳友諒復攻江西城時和尼齊已陞平章  
政事加封營國公行便宜事任專兵柄而素與道通不  
相能且貪忍不得將士心見城且陷遂夜遁去道通亦

棄城退保撫州路欲集諸縣義兵以圖克復而勢已不可為因嘆曰我為元朝大臣官至極品今城陷不守尚何面目復見人乎適賊追者至道通欲迎敵渡水未登岸賊衆乘之遂為所害事聞賜諡忠烈

元史卷一百四十四

元史卷一百四十四考證

達爾瑪傳行唐縣民砍桑道側

按行唐舊訛行堂據

地理志改

達爾瑪傳至治元年除濟寧路總管 按上文已載至

治元年及二年此處係複出考至治紀元止于三年

而達爾瑪之除總管本紀及他傳俱未載及姑仍其

舊

達爾瑪傳使辭屈還其書與布

按還字舊訛遠今改

巴延特穆爾傳擒其偽帥俘斬無算 按俘字舊訛浮

今改

桑節傳番僧曰小住持者服三品命服恃寵橫甚 按

舊本命字下脫服字今增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卷一百四十五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宋濂等脩

列傳第三十二

琳沁巴勒

琳沁巴勒西夏人父安巴以忠勤事世祖為知樞密院事琳沁巴勒性剛正動有禮法仁宗令入宿衛延祐六年超拜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至治二年調同知通

政院事擢虎符唐古親軍都指揮使泰定初遷資善大  
夫典瑞院使天歷二年以選為太子家令尋陞資政大  
夫同知樞密院事擢侍御史仍兼指揮使至順初拜翰  
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遷功德使指揮使如故尋出為  
陝西行省平章政事未行復為翰林學士承旨元統至  
元之間已延為丞相專權擅政嫉其論事不阿出為江  
南行臺御史大夫尋殺其子達爾瑪而謫置海南及已  
延敗乃得召還朝至正六年拜光祿大夫御史大夫盡



選中外廉能之官置諸風憲一時號稱得人遷宣政院  
使出為甘肅行省平章政事設法弭西羌之寇民賴以  
安立石頌之召還為銀青榮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提調  
太醫院尋加金紫光祿大夫復為御史大夫知經筵事  
兼宣忠烏魯斯扈衛親軍指揮使嘗奏言風俗人心日  
趨於薄請禁故吏不許彈劾所事官長太師滿濟勒噶  
台與子丞相托克托既謫居在外時相欲傾之噉人告  
變且扳臺臣同上奏琳沁巴勒曰凡為相者孰無間退

況托克托父子無大咎過柰何迫之於險終不從經筵  
進講必詳必慎每讀譯文必被嘉納監察御史劾奏時  
相帝不聽琳沁巴勒反復論奏不已由是忤上意出為  
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遷拜湖廣行省左丞相復召知樞  
密院事十一年潁亳兵起朝廷命將出師多失律致敗  
數進言于時相不見聽復出為江浙行省左丞相十二  
年移江西行省左丞相於時妖寇由蘄黃陷饒州饒之  
屬邑安仁與龍興接境其民皆相挺為亂琳沁巴勒道

出安仁因駐兵招之來者厚加賞賚不從者命子哈喇  
多爾濟與江西左丞和尼齊等乘高縱火攻散之餘干  
久為盜區亦聞風順服先是江西行省平章政事道通  
以寬容為政軍民懈弛琳沁巴勒至風采一新威聲大  
振所在羣盜咸謀歸款矣十四年八月以疾卒于官所  
部為之喪氣事聞贈推忠佐運正憲秉義同德功臣追  
封齊王謚忠獻子九人長達爾瑪次布達實哩翰林學  
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僧格巴勒同知青海宣慰司

事哈喇多爾濟宣政院使僧格達實嶺北行省平章沙克嘉實哩嶺北行省參政伊納克實哩大宗正伊克扎爾古齊滿達實哩簽書樞密院事滿拉實哩內八府宰相

廉和斯哈雅

廉和斯哈雅字公亮博羅哈雅之孫希憲之從子也父阿哩衮哈雅廣德路達嚕噶齊和斯哈雅幼孤言及父輒泣下獨養母而家日不給垢衣糲食不以為恥母喪

哀毀踰禮負喪渡江而風濤作舟人以神龍忌屍為言  
即仰天大呼曰吾將祔母于先人神柰何阨我也風遂  
止年弱冠大臣欲俾入宿衛辭曰吾伯父事世祖以通  
經號廉孟子今方設科取士願讀書以科第進乃入國  
學積分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順州事有  
弓匠提舉滿達勒者怙勢奪州民田同列畏之和斯哈  
雅至即治其事在官期年用薦者召入史館預修英宗  
仁宗實錄尋拜監察御史時中書省有大臣貪猥狼籍

即抗章劾之語同列曰儻以言責獲罪吾之職也既又  
劾奏明埒棟阿不當攝祭太廟遷都水監疏會通河隄  
灤漆二水又修京東閘歷秘書丞會福總管府治中上  
疏言二月迎佛費財蠹俗時論韙之出僉准東廉訪司  
事遷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既而歷僉河東河南江  
西廉訪司事陞江南行御史臺經歷時山東鹽法大壞  
以選除都轉運使曾未朞月用課最賞賚金幣上尊至  
正三年初行郊禮召拜侍儀使明年預修遼金宋三史

遷崇文太監自是累遷為河南行省右丞時有詔發民治決河徧騷屬郡亟以不便上言而時宰不用遷湖廣行省右丞以武昌失守連坐既而事白遷江西行省右丞時所隸郡縣多陷于賊乃與平章政事司徒道通協謀殫力以定守禦招捕之策就除本道廉訪使未幾江西省治亦陷和斯哈雅遁往福建久之除僉江浙行樞密院事改拜福建行省右丞以兵鎮延平邵武境內以寧居歲餘奉詔還治省事總備禦事且督賦稅由海道

供京師朝廷賴焉遷行宣政院使明年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卒年七十有一

伊嚕布哈

伊嚕布哈字彥明蒙古蘇達蘇氏生而容貌魁偉咸以令器期之未冠父圖卜特穆爾以千戶戍越因受業于韓性先生為文下筆立就粲然成章就試江浙闈中右

榜第一方揭曉試官夢月中有花象已而果符其名

伊業

嚕布哈舊作月魯不花傳內所稱屬附會登元統元年進士第授將仕郎台



州路錄事司達嚕噶齊縣未有學乃首建孔子廟既又  
延儒士為之師以教後進丁外艱至正八年朝廷立行  
都水監以選為其監經歷尋擢廣東廉訪司經歷會廷  
議將治河決以行都水監丞召之比至改集賢待制除  
吏部員外郎奉命至江浙糴粟二十四萬石至則第戶  
產之高下以為糴之多寡不擾而事集既而軍餉不給  
又奉命出糴于江浙召父老諭曰今天子宵衣旰食惟  
恐澤不下民而民不得其所耳然柰盜賊何夫討賊者

必先糧餉以我不汝擾故命我復來蓋討賊即所以安民耳父老其謂何衆咸應曰公言是也不踰月糧事以畢丁母憂中書遣賻且起復不應未幾太師右丞相托克托南征辟從軍督饋餉饋餉用舒陞吏部郎中尋拜監察御史首上疏言郊廟禮甚缺天子宜躬祀南郊殷祭太室繼又上疏言皇太子天下之本當簡老成重臣為輔導以成其德帝皆嘉納之陞吏部侍郎銓選於江浙時稱其公允適朝廷有建議欲於河間長蘆置局造

海船三百艘者伊嚕布哈即為書具言其非便言入中  
書忤議者遷工部侍郎後分部彰德道過河間民遮擁  
拜謝曰微公言吾民其斃矣會方重選守令以保定密  
邇京畿除保定路達嚕嚕齊陞辭詔諭諄切保定歲輸  
糧數十萬石於新鄉苦弗便伊嚕布哈請輸京倉以便  
之俄除吏部尚書保定父老百數詣闕言乞留監郡以  
撫吾民遂以尚書仍知郡事會賊北渡河日修城浚濠  
為戰守具廷議發五省八衛軍出戍外鎮伊嚕布哈疏

願留其兵護本郡遂兼統黑軍數千人及團結西山八十二寨民義軍勢大張賊再侵境皆不利遁去陞中奉大夫錫上尊四馬百足僚佐增秩有差別降宣勅俾賞有功者召還為詳定使保定民不忍其去繪像以祀之去保定一月而城陷矣朝廷以伊嚕布哈夙負民望令入城招諭之抵城賊堅壁不出民多竊出謁拜者改大都路達嚕噶齊有執政以故中書令耶律楚材先塋地冒秦與番僧為業者伊嚕布哈格之卒弗與轉吏部尚

書會劇賊程思忠據永平其佐雷特穆爾布哈偽降事  
覺被擒殺之思忠壁守遂益堅詔令伊嚕布哈招撫之  
衆悉難其行伊嚕布哈毅然曰臣死君命分也奈何先  
計禍福哉竟入城諭賊賊皆感泣羅拜納降還遷翰林  
侍講學士俄復為大都路達嚕哈齊入見帝宣文閣有  
旨若曰朕以畿甸之民疲敝特選爾撫吾民爾毋峻威  
毋弛法或挾權以干汝於非法其即以聞視事之初帝  
及皇后皇太子皆遣使賜之酒有權臣以免役事來謁

伊嚕布哈而斤曰聖訓在耳不敢違轉資善大夫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陛辭之日帝御嘉禧殿慰勞之且賜以上尊金幣皇太子亦書成德誠明四大字賜之伊嚕布哈乃由海道趨紹興為政寬猛不頗詔進階一品為榮祿大夫既而除浙西肅政廉訪使會張士誠據浙西僭王號度弗可與並處謂姪同壽曰吾家世受國恩恨不能刺賊以報國矧乃與賊同處邪令同壽具舟載妻子而匿身木櫬中蔽以藁秸脫走至慶元士誠部下察

知之遣鐵騎百餘追至曹娥江不及而返俄改山南道  
廉訪使浮海北而往道阻還抵鐵山遇倭賊船甚衆乃  
挾同舟人力戰拒之倭賊紿言投降弗納於是賊即登  
舟攫伊嚕布哈令拜伏伊嚕布哈罵曰吾朝廷重臣寧  
為賊拜邪遂遇害當遇害時龐家奴諾海刺殺首賊次  
子樞密院判官羅阿姪伯嘉斡敵亦死之同舟死事  
者八十餘人事聞朝廷贈攄忠宣武正憲徇義功臣銀  
青榮祿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諡

忠肅

達爾瑪實哩

達爾瑪實哩字遵道齊哩克台氏其先北方大族六世祖居開平父阿拉克布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追封趙國公諡襄惠達爾瑪實哩幼穎敏從師授經史過目輒領解至正五年經筵選充譯史益自砥礪于學搢紳先生皆以遠大期之轉補御史臺譯史遂除御史臺照磨十五年拜監察御史出僉山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未行



留為詹事院長史俄遷工部員外郎復留為長史明年  
除中議尋陞參議詹事院事十七年為太子家令十八  
年歷秘書太監吏部侍郎御史臺經歷中書右司郎中  
十九年除刑部尚書提調南北兵馬司巡緝事盜逼畿  
甸人心大恐達爾瑪實哩能鎮之以靜民恃以為安二  
十一年由中書參議陞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二  
十三年冬遷上都留守兼開平府尹加榮祿大夫分司  
土嶺東鎮三州以督轉輸二十四年朝廷以前中書平

章政事達實特穆爾來為留守時博羅特穆爾擁兵京師而皇太子出居于外達爾瑪實哩與達實特穆爾皆以忠義許國相與結人心以觀時變未幾改授達實特穆爾為大司農達實特穆爾謂達爾瑪實哩曰我至京師則制於強臣未易圖也因留不行適塔奇勒以博囉特穆爾命屯兵哈里泊託腹心於宗王伊蘇額布根授以金印俾駐上都之東郊而以留守善安集兵於鄂濟哩部落達爾瑪實哩遇之有禮善安辭去博囉特穆爾

復調特穆爾托噶蘇克至上都以守禦為名事益矛盾  
達爾瑪實哩與之周旋畧無幾微見於外而密遣前宗  
正扎爾古齊伊嚕特穆爾潛通音問于汗哈勒哈及行  
樞密知院伊埒岱爾請亟調兵南行又遣留守司照磨  
陳恭取兵興州訪求在間官吏之有才者約束東西手  
巴爾噶齊虎賁司紕集丁壯苗軍火銃什伍相連一旦  
布列鐵旂竿山下揚言四方勤王之師皆至特穆爾等  
大駭一夕東走其所將兵盡潰由是達爾瑪實哩增修

武備城守益嚴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冀寧命立上都分  
省達實特穆爾為平章政事達爾瑪實哩為右丞便宜  
行事以固護根本七月圖沁特穆爾用博囉特穆爾命  
以兵犯上都先遣利用少監特爾格齊至上都令廣備  
糧餽遠近大軍達爾瑪實哩開陳大義戮之於市民情  
乃定已而圖沁特穆爾帥鐵甲馬步軍蔽野而至呼聲  
動天達爾瑪實哩飭軍士城守申明順逆之理以安人  
心巡視城壁晝夜不少息夜遣死士縋城而下焚其攻

具而調副留守圖噶默色哈雅引兵由小東門出與之  
大戰卧龍岡敗之未幾博囉特穆爾伏誅圖沁特穆爾  
皆奔潰而上都以安拜中書右丞兼上都留守提調虎  
賁司加光祿大夫賜黃金繫腰仍命提調東西手巴爾  
噶齊既而上都分省罷遙授中書平章政事上都留守  
位居第一力辭不允明年召為大宗正府伊克扎爾古  
齊又明年拜太子詹事奉詔至軍中宣明大義藩將感  
悅遷翰林學士承旨秋除知樞密院事大撫軍院事初

大撫軍院之立皇太子用諤勒哲特穆爾達爾瑪特哩  
實克巴延特穆爾李國鳳等計專備禦庫庫特穆爾既  
而政權不一事務益乖各引去而達爾瑪實哩之至事  
且無可為者達爾瑪實哩之卒也先一夕集賽官哈喇  
章者阿爾拉氏阿魯圖孫也夜夢太祖召見語之曰我  
以勤勞取天下以傳于托歡特穆爾而阿裕爾實哩達  
喇不克肖似廢壞我家法苟不即改圖天命不可保矣  
爾吾功臣之後且誠實故召汝語汝明旦亟以吾言告

而主及阿裕爾實哩達喇汝不以告吾即殛汝告而不  
改則吾它有處之達爾瑪實哩其人庶幾識事宜者然  
知而不言將焉用之吾其先殛之矣明旦哈喇章入見  
帝具以夢告帝令以告皇太子比出則達爾瑪實哩已  
無疾而卒矣

元史卷一百四十五



元史卷一百四十五考證

額琳沁巴勒傳天歷二年以選為太子家令 按天歷

舊訛太歷據本紀改

額琳沁巴勒傳召還為銀青光祿大夫復為御史大夫

知經筵事 按還字舊訛遠知字舊訛則並據文義

改

廉和斯哈雅傳吾伯父事世祖以通經號廉孟子 按

伯父舊訛大父考本傳和斯哈雅為希憲從子今據

改

伊嚕布哈傳至正八年朝廷立行都水監 按八年舊

訛元年據百官志改

達爾瑪實哩傳與達實特穆爾皆以忠義許國 按達

實特穆爾原文作塔失帖木兒又作塔世達世俱係

一人今併改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卷一百四十六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三十三

耶律楚材

子鑄附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托雲八世孫父履以學行事金世宗特見親任終尚書右丞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歷術數

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為文若宿構者金制宰相子例試補省掾楚材欲試進士科章宗詔如舊制問以疑獄數事時同試者十七人楚材所對獨優遂辟為掾後仕為開州同知貞祐二年宣宗遷汴完顏復興行中書事留守燕辟為左右司員外郎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鬚宏聲帝偉之曰遼金世讐朕為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既為之臣敢讐君耶帝重其言處之左右遂呼曰烏爾圖薩哈勒而不名烏爾

圖薩哈勒蓋國語長髯人也己卯夏六月帝西討回回國禍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元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死于野後皆驗夏人禪巴沁以善造弓見知於帝因每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為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甚喜日見親用西域歷人奏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蝕至期

果蝕八分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果死帝每征討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脾以相符應指楚材謂太宗曰此人天賜我家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甲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

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金帛楚材獨收遺書  
及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輒愈帝自經營西  
土未暇定制州郡長吏生殺任情孥人妻女取貨財兼  
土田燕薊留後長官舒穆魯軒達布尤貪暴殺人盈市  
楚材聞之泣下即入奏請禁州郡非奉璽書不得擅徵  
發囚當大辟者必待報達者罪死於是貪暴之風稍戢  
燕多劇賊未夕輒曳牛車詣富家取其財物不與則殺  
之時睿宗以皇子監國事聞遣中使偕楚材往窮治之

楚材詢察得其姓名皆留後親屬及勢家子盡捕下獄其家賂中使將緩之楚材示以禍福中使懼從其言獄具戮十六人于市燕民始安己丑秋太宗將即位宗親咸會議猶未決時睿宗為太宗親弟故楚材言於睿宗曰此宗社大計宜早定睿宗曰事猶未集別擇日可乎楚材曰過是無吉日矣遂定策立儀制乃告親王察罕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既退王撫楚材



曰真社稷臣也國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時朝集後期  
應死者衆楚材奏曰陛下新即位宜宥之太宗從之中  
原甫定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無赦令楚材議請肆宥  
衆以云迂楚材獨從容為帝言詔自庚寅正月朔日前  
事勿治且條便宜一十八事頒天下其畧言郡宜置長  
吏牧民設萬戶總軍使勢均力敵以遏驕橫中原之地  
財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縣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  
罪之貿易借貸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鶻河西諸人種地

不納稅者死監主自盜官物者死應犯死罪者具由申  
奏待報然後行刑貢獻禮物為害非輕深宜禁斷帝悉  
從之唯貢獻一事不允曰彼自願饋獻者宜聽之楚材  
曰蠹害之端必由於此帝曰凡卿所奏無不從者卿不  
能從朕一事耶太祖之世歲有事西域未暇經理中原  
官吏多聚斂自私資至鉅萬而官無儲待近臣博迪等  
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楚材曰陛下  
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

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帝曰卿試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天下之選參佐皆用省部舊人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及金帛陳于廷中帝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於臣臣不才故留燕為陛下用帝嘉其謙賜之酒即日拜中書令事無

鉅細皆先白之楚材奏凡州郡宜令長吏專理民事萬戶總軍政凡所掌課稅權貴不得侵之又舉扎哈鈕赫均與之同事權貴不能平軒達布以舊怨尤疾之譖於宗王曰耶律中書令率用親舊必有二心宜奏殺之宗王遣使以聞帝察其誣責使者罷遣之屬有訟軒達布不法者帝命楚材鞠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不較私讎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中貴克斯布哈奏採金

銀役夫及種田西域與栽蒲萄戶帝令於西京宣德徙  
萬餘戶充之楚材曰先帝遺詔山後民質朴無異國人  
緩急可用不宜輕動今將征河南請無殘民以給此役  
帝可其奏壬辰春帝南征將涉河詔逃難之民來降者  
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  
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舊制凡攻  
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為拒命既克必殺之汴梁將  
下大將蘇布特遣使來言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

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遣人入城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楷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命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修所

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時河南初破俘  
獲甚衆軍還逃者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減  
其家鄉社亦連坐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楚材  
從容進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柰何因  
一俘囚連死數十百人乎帝悟命除其禁金之亡也唯  
秦鞏二十餘州久未下楚材奏曰往年吾民逃罪或革  
于此故以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下諸  
城皆降甲午議籍中原民大臣呼圖克等議以丁為戶

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當以戶定之爭之再三卒以戶定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往往寄留諸郡楚材因括戶口並令為民匿占者死乙未朝議將四征不庭若遣回回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深得制御之術楚材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馬疲乏兼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從之丙申春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



域諸國及宋高麗使者來朝語多不實帝指楚材示之  
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謝曰無有殆神人也帝曰汝等  
唯此言不妄朕亦度必無此人有于元者奏行交鈔楚  
材曰金章宗時初行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為利  
收鈔為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唯易一餅民力困竭國  
用匱乏當為鑒戒今印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從之秋七  
月呼圖克以民籍至帝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  
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索

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稅中田每畝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升商稅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既定常賦朝議以為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時工匠制造糜費官物十私八九楚材請皆考覈之以為定制時侍臣托歡奏簡天下室女

詔下楚材尼之不行帝怒楚材進曰向擇美女二十有  
八人足備使令今復選拔臣恐擾民欲覆奏耳帝良久  
曰可罷之又欲收民牝馬楚材曰田蠶之地非馬所產  
今若行之後必為人害又從之丁酉楚材奏曰制器者  
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  
殆未易成也帝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曰請校試之乃  
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  
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

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先是州郡長吏多借賈人銀以償官息累數倍曰羊羔免利至奴其妻子猶不足償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永為定制民間所負者官為代償之至一衡量給符印立鈔法定均輸布通傳明驛券庶政畧備民稍蘇息焉有二道士爭長互立黨與其一誣其儻之黨二人為逃軍結中貴及通事楊惟忠執而虐殺之楚材接收惟忠中貴復訴楚材違制帝怒繫楚材既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肯解縛進曰

臣備位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初令繫臣以有罪也當明  
示百官罪在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覆如  
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焉衆皆失色帝曰朕雖為帝  
寧無過舉即乃溫言以慰之楚材因陳時務十策曰信  
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工匠務  
農桑定土貢制漕運皆切於時務悉施行之太原路轉  
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贓抵罪帝責楚材曰卿言孔  
子之教可行儒者為好人何故乃有此輩對曰君父教

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帝意乃解富人劉呼圖克瑪勒錫喇卜丹劉廷玉等以銀一百四十萬兩撲買天下課稅楚材曰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為害甚大奏罷之常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以班超之言為平平耳千古自有定論後之負譴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帝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楚材屢

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尚如此況  
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有如烏爾  
圖薩哈勒者耶賞以金帛勅近臣曰進酒三鍾而止自  
庚寅定課稅格至甲午平河南歲有增羨戊戌課銀增  
至一百一十萬兩譯史安天合者謫事扎哈首引溫都  
爾哈瑪爾撲買課稅又增至二百二十萬兩楚材極力  
辨諫聲色俱厲言與涕俱帝曰爾欲搏鬪耶又曰爾欲  
為百姓哭耶姑令試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歎息曰民

之困窮將自此始矣楚材嘗與諸王宴醉臥車中帝臨平野見之直幸其營登車手撼之楚材熟睡未醒方怒其擾已忽開目視始知帝至驚起謝帝曰有酒獨醉不與朕同樂耶笑而去楚材不及冠帶馳詣行宮帝為置酒極歡而罷楚材當國日久得祿分其親族未嘗私以官行省劉敏從容言之楚材曰睦親之義但當資以金帛若使從政而違法吾不能徇私恩也歲辛丑二月三日帝疾篤醫言脉已絕皇后不知所為召楚材問之對



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  
善獎或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  
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  
之是夜醫者候脉復生適宣讀赦書時也翌日而瘳冬  
十一月四日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  
可左右皆曰不騎射無以為樂獵五日帝崩于行在所  
皇后尼瑪察氏稱制崇信姦回庶政多紊溫都爾哈瑪  
爾以貨得政柄廷中悉畏附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

言人皆危之癸卯五月熒惑犯房楚材奏曰當有驚擾  
然訖無事居無何朝廷用兵事起倉卒后遂令授甲選  
腹心至欲西遷以避之楚材進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  
一搖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也後數日乃定后以  
御寶空紙付溫都爾哈瑪爾使自書填行之楚材曰天  
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  
詔乃止又有旨溫都爾哈瑪爾所建白令史不為書者  
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

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  
不悅楚材辨論不已因大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  
餘年無負於國皇后亦豈能無罪殺臣也后雖憾之亦以  
先朝舊勲深敬憚焉甲辰夏五月薨于位年五十五皇后  
哀悼賻贈甚厚後有譖楚材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  
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瑪爾結覆視之唯琴阮十餘及古  
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至順元年贈經國議制寅亮佐  
運功臣太師上柱國追封廣寧王諡文正子鉉鑄

鑄字成仲幼聰敏善屬文尤工騎射楚材薨嗣領中書  
省事時年二十三鑄上言宜疎禁網遂采歷代德政合  
於時宜者八十一章以進戊午憲宗征蜀詔鑄領侍衛  
驍果以從屢出奇計攻下城邑賜以尚方金鎖甲及內  
廐驄馬乙未憲宗崩額呼布格叛鑄棄妻子挺身自朔  
方來歸世祖嘉其忠即日召見賞賜優厚中統二年拜  
中書左丞相是年冬詔將兵備禦北邊後徵兵扈從敗  
額呼布格于上都之北至元元年加光祿大夫奏定法

令三十七章吏民便之二年行省山東未幾還初清  
廟雅樂止有登歌詔鑄製宮懸八佾之舞四年春三月  
樂舞成表上之仍請賜名大成制曰可六月改榮祿大  
夫平章政事五年復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十年遷  
平章軍國重事十三年詔監修國史朝廷有大事必咨  
訪焉十九年復拜中書左丞相二十年冬十月坐不納  
職印妄奏東平人聚謀為逆聞謀幕僚及黨罪囚阿里  
沙遂罷免仍沒其家貲之半徙居山後二十二年卒年

六十五子十一人希微希勃希亮希寬希素希固希周  
希光希逸淮東宣慰使餘失其名至順元年贈推忠保  
德宣力佐治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懿寧王  
諡文忠

鈕祜祿珠順

子納罕

鈕祜祿珠順金源貴族國初為質子知金將亡遂委質  
焉太祖賜畜馬四百匹使為宿衛官筆且齊從平諸國  
有功圍涼州執大旗指麾六軍手中流矢不動已而為

侍從官數得侍宴內廷因諫曰臣聞天子以天下為憂憂之未有不治忘憂未有能治者也置酒為樂此忘憂之術也帝深加納之立中書省以珠順有積勲授左丞相時耶律楚材為右丞相凡建官立法任賢使能與夫分郡邑定課賦通漕運足國用多出楚材而珠順佐成之太宗七年從伐宋詔軍前行中書省事許以便宜師入宋境江淮州邑望風款附珠順降其民三十餘萬取定城天長二邑不誅一人復入中書視事賜中廐馬十

匹貫珠袍一卒贈太尉封魏國公諡忠武十年詔其子  
江淮安撫使納罕嗣行軍前中書省事時大將察罕圍  
壽春七日始下欲屠其城納罕曰不降者獨守將耳其  
民何罪由是獲免初世祖伐宋軍于汴納罕進曰李璫  
承國厚恩坐制一方然其人多詐叛無日矣帝亦患之  
中統元年兩遷宣撫使明年授中書右丞中興等路行  
中書省事三年遷秦蜀五路四川行中書省事其年李  
璫反益都帝使諭納罕曰卿言猶在耳璫果反矣卿宜



謹守西鄙對曰臣謹受詔不敢以西鄙為陛下憂明年授中書平章政事四年病卒封魏國公謚宣昭子博袞徹爾知河中府

楊惟中

楊惟中字彥誠弘州人金末以孤童子事太宗知讀書有膽畧太宗器之年二十奉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暢國威敷布政條俾得籍戶口屬吏乃歸帝於是有大用意皇子庫春伐宋命惟中於軍前行中書省事克宋棗

陽光化等軍光隨郢復等州及襄陽德安府凡得名士數十人收伊洛諸書送燕都立宋大儒周惇頤祠建太極書院延儒士趙復王粹等講授其間遂通聖賢學慨然欲以道濟天下拜中書令太宗崩太后稱制惟中以一相負任天下定宗即位平陽道斷事官希產橫恣不法詔惟中宣慰惟中按誅之金亡其將武仙潰于鄧州餘黨散入太原真定間據大明川用金開興年號衆至數萬剽掠數千里詔會諸道兵討之不克惟中仗節開

諭降其渠帥餘黨悉平憲宗即位世祖以太弟鎮金蓮  
川得開府專封拜乃立河南道經畧司於汴梁奏惟中  
等為使俾屯田唐鄧申裕嵩汝蔡息亳潁諸州初減金  
時以監河橋萬戶劉福為河南道總管福貪鄙殘酷虐  
害遺民二十餘年惟中至召福聽約束福稱疾不至惟  
中設大梃於坐復召之使謂福曰汝不奉命吾以軍法  
從事福不得已以數千人擁衛見惟中惟中即握大梃  
擊仆之數日福死河南大治遷陝右四川宣撫使時諸

軍帥橫侈病民郭千戶者尤甚殺人之夫而奪其妻惟  
中戮之以徇關中肅然語人曰吾非好殺國家綱紀不  
立致此輩賊害良民無所控告雖欲不去可乎歲己未  
世祖總統東師奏惟中為江淮京湖南北路宣撫使俾  
建行臺以先啟行宣布恩信蒙古漢軍諸帥並聽節制  
師還卒于蔡州年五十五中統二年追諡曰忠肅公

元史卷一百四十六

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考證

耶律楚材傳庚辰五月望夜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

案燕居叢談云庚辰歲楚材在塔寶千城當五月望以大明歷考之太陰當虧二分食甚子正時在宵中是夜候之未盡初更而月已蝕蓋大明之子正中國之子正也西域之初更未盡時安知不為中國之子正乎此唐一行有里差之說謂千里互差一時者是也

